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四

井研廖　平學

孫　宗澤補疏

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閔弒季子奉而立之 疏 僖爲有伯之世十七年以前齊獨伯二十七年以後晉爲伯其中十年天下無伯宋爲閒居於其閒此世政在諸侯大夫不專兵元年年表周惠王十八年齊桓公二十七年晉獻公詭諸十八年宋桓公御說二十三年衛文公燬元年陳宣公杵臼三十四年蔡穆侯盻十六年鄭文公捷十四年曹昭侯三年秦穆公任好元年楚成王惲十三年杞惠公十四年

春王正月

繼弒君不言即位即位如繼立不言即位則繼立之君不詳矣正也劉子云春秋賢僖公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救者不獨三國之師大國言齊宋近國言曹無所見則從略也

救不言次救急事也次則遲延不進失救急之道春秋凡次則不以救許之言救則次不可同見【疏】據前救邢不言次救善舉也次有畏救不宜次言次非救也師久在聶北邢國已危不能相救【疏】據公次于郎本救紀以次不言救非救而曰救何也加救言次知有所起【疏】據次郎次成皆不言救遂齊侯之意也志在救而事未成春秋遂其意而言之【疏】齊侯伯者後有城邢之功善善善終故如其意言救是齊侯與經其稱師齊侯也據言曹師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會北杏諸侯書人猶出齊侯曹無師據君將言伯臣將言人無言師者卒正有一軍以無師言者無大夫也軍統于大夫無大夫故亦無軍曹師者曹伯也師重於人言師知是君非君例言人以曹君在知齊侯在也其不言曹伯何也據楚子鄭師敗績師爵同見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言師者大夫也曹伯者君也曹不可在齊上君不可在大夫下故不可言曹伯【疏】大夫不主諸侯言曹伯明齊侯在其不言齊侯何也據救善事成其美宜出齊侯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

也其義近於叚之疏據管子時師已出遲留不進待邢亡然後救之以要存亡繼絕之功言次爲齊桓諱不言齊侯亦諱文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管子狄伐邢邢君出奔于齊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予車百乘卒千人疏按邢衛魯之同姓也狄人滅之春秋爲諱避齊桓也夷儀邢邑衛滅邢後爲衛邑

遷者據國在遷上爲人所遷異與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齊遷之以自遷爲文者諸侯不遷專封成桓之善故不言齊遷之言救則遷可見疏據自遷遷後復見知未失國家其地據宿不地邢復見也據下有邢邢遷言遷衛遷不言者邢小國衛爲方伯邢可言衛不可言疏自遷者國未滅爲人所遷國滅之辭滅則不復見自遷則復見復見則繫地不復見已無其國不更地之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此言城邢邢下不言城衛此言齊師下不言齊師者邢卒正微不如衛方伯尊邢猶可言衛則不可言也且春秋其文互見因此有所見故下可以不見因下義不可見可以悟此亦義不可見使皆不見則反如自

遷故擇其可言者一言之以見例然後乃可以不言也此筆削相救之道也

是向之師也再救三師並出曹師知向師使之如改事然據滅項遂伐楚不再救此不異事再救師是改事之辭【疏】實未改事春秋再序使之如改事春秋變實而存名當先求其實而後知其名不可如名實家之循名責實也

美齊侯之功也前聶北救言次非救之辭此城邢有存亡之功故再出師使如師初無功改事乃有功善善樂終再救以成前事不言齊侯者起爲向師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劉子云齊侯聞哀姜與二叔通以危魯乃召以酖殺之【疏】齊世家魯閔公母曰哀姜齊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弒閔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僖公齊桓公召哀姜殺之夷齊地先言夷後言以歸知以歸薨之

夫人薨不地據文姜不地地故也據公薨不地故也公薨在內外皆地不地則故夫人薨在內外皆不地唯故乃地以婦女無外事故在外亦不地也

齊人以歸以歸執辭也內不可目執因薨後夫人不能自行乃可言以歸實則以在薨先春秋變其先後之實疏齊以哀姜歸而戮之魯僖公請而葬之

不言以喪歸據歸在薨後當加喪文如叔姬之喪以歸言喪也非以喪歸也非以喪歸則實以夫人歸也執之以以夫人歸之詞也是知以歸後乃薨也疏既喪則不應以歸也以歸執詞明執夫人也加喪焉據本執夫人以歸經乃先加薨文後乃言以歸諱以夫人歸也據以歸執辭執後言薨則殺之之跡顯故預加喪文使如薨事以歸則夫人見殺於齊之事隱矣其以歸薨之也執之於邾故言以歸疏召之至齊反於魯至夷乃弒殺之薨之者為齊所弒非自薨之文經言夫人薨猶如自薨傳所謂舉上也

楚人伐鄭荊始書楚稱人少進之疏鄭者中國也言伐鄭恐其以夷狄治中國志伐鄭起檉謀救鄭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宋地謀救鄭也陳蔡不序從楚也衛不序有難也小國齊伯言曹邾晉伯乃詳錄疏鄭已在會左以為救鄭者思所以禦楚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服虔以爲魯地以夫人奔故伐邾也邾無師以公敗之言師也

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勝邾所以能自立此季子之功也連勝二卒正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麗魯地傳例曰獲者不與之辭以慶父奔故來戰也以上公五敗外師以下大夫三敗外師前無大夫敗後無君敗倍以下權在大夫也

莒無大夫王制曰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疏据大夫盟會稱人無命大夫也莒魯屬國在曹下無大夫亦無師其大夫見皆不氏非命大夫也其曰莒挐据在盟會莒稱人何也据莒慶隨衞侯乃言之以吾獲之目之也据外事莒不見大夫錄內故言莒挐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內戰所獲者義不可言獲言獲則惡詞也如宋萬不言獲亦是也惡公子之紿帥說惡紿乃言獲疏穀梁義例嚴謹獲惡辭敗病辭內不言獲言敗言獲言敗者皆以惡主之內惡無遺目之故不復諱公羊內惡諱故以二事皆爲善可以不諱乃目之與宋襄事同也紿者奈何問紿事實公子友謂莒挐左傳莒挐

莒子之弟曰吾二人不相說（莒求賂季子拒之故相戰）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先本列陳公羊所謂偏戰也後乃去士卒）公子友處下（謂力不勝）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戰事左傳不詳此當据以相補）然則何以惡乎紿也（据慶父奔莒有討賊之義勝則當褒之）曰棄師之道也（春秋重師鄭棄其師有夷狄之辭公子友貴矣師眾矣與小國大夫戰不修師陳之具而不以徒搏相紿非道而行有棄師之道故言獲以惡之獲惡詞不避者敗莒以討慶父因其事善故斥獲以明用師之道不諱以明討賊之義也【疏】公羊以此獲為大惡季子傳以此為惡紿蓋公羊就本事言之傳則專就相搏一節立說公羊言其大體本傳說其細節二者相合其義乃足）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其不言姜（据薨言姜氏）以其殺二子（謂子般閔公）貶之也（据文姜孫齊不言姜氏貶弒君也夫人無母子恩故絕其骨肉之親以貶之於薨後乃去姜罪滅於文姜亦不討母葬子之義【疏】此說公羊同）

或曰按此說同左氏左氏云君子以齊之殺哀姜爲已甚矣爲齊桓諱殺同姓也傳曰爲賢者諱過夫人於齊桓有大功親有罪齊桓討之有傷親親之義然伯者得討亂故諱去氏以起殺同姓謂若不氏姜先絕去其氏使其得討之言諱者明有親親義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劉子云狄攻衛大破之衛侯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爲存之遂城楚丘以居月者譏專封疏衛世家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帥諸侯伐翟爲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是爲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

楚丘者何据內城不月疑國詞衛邑也据圖籍國在楚丘疏据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戎衛知衛邑國而曰城外城詞如城杞也此邑也其曰城何也据城邢邢國也封衛也劉子云懿公無道爲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楚丘是爲文公而河內殷墟更屬於晉疏据言

城知封衛也衛遷楚邱因爲城之封衛於楚邱邑而爲國故有國詞則其不言城衛何也据桓實城衛春秋言城邢何言於衛獨異衛未遷也春秋不言衛遷也疏据邢遷地夷儀言邢即夷儀可言城邢衛無遷文言城衛則是舊都無以見楚邱故言城楚邱不言衛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据桓實遷衛經言邢遷此亦當言衛遷於楚邱不與齊侯專封也言邢者邢小猶可借以起實衛大不可言且議城衛則城邢之實可見言遷邢則遷衛之實可見互見以相起也疏言衛遷是棄舊都別封於楚邱不言遷是舊都猶在辟專封之名實與而文不與故不出齊侯不言遷以辟其名其言城之者据如內自城辭專辭也專謂不稟命於天子而自主之疏言城以起專封之實不言齊侯以避其名不言衛自城以存齊侯之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傳曰古者天子封諸侯又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禮二伯代天子巡守例得攷功黜陟然封諸侯必先告命於天子以天子命封之今桓封衛未奉命於天子而自封專制其事以僭天子疏邢言遷者邢小國二伯代天子巡守得黜陟之故言遷也衛方伯國受命諸侯爲一州長二伯不得黜陟之故不言

遷以辟之也　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　通其存亡之義言城與也　疏通謂通其事於經如言城是與其專封　以義而不與也　辟其專封不言遷不出齊桓也　疏陸賈引傳曰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仁義之所治也　故曰仁不勝道　荀子云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制禮反本成末然後禮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道者仁義禮之合故曰仁不勝道　疏春秋仁義之實皆歸於道上下之尊皆歸於天道出於天仁義出於君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地理志山陽郡武城下云有楚邱亭齊桓公所城遷衛文公於此子成公徙於濮陽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哀姜者莊公之夫人也

虞師晉師滅夏陽　至此乃出晉者不使與齊為禮也此里克荀息也不言其人從虞言之也虞小國無大夫言大夫不氏與大國異無師言師與大國同者卿文師實文變而實不變故紀實也　疏此滅二國辭不日者春秋中國同盟者日不同盟不日近者月遠者時以遠近為時月之分

非國而曰滅據言滅皆國夏陽號邑疏知邑者按圖籍攷之重夏陽也從重言之邑從國辭疏號者二伯春秋雖及滅國亦不見號文者所以避鄭也內四州祇立一伯初見鄭伯後見齊桓外州諸侯未見不能立二伯故不言號因亦不早言晉號滅之後然後出晉虞無師傳曰小國一軍疏晉未伯時以爲冀州伯虞其所屬之小國如魯之曹莒故曹無師虞亦無師以內卒正推得之小國有一師言無師者師統於將無大夫則是無師也言師不異於大國者據實有一師也其曰師何也據曹言師君在以其先晉以大小之序晉時爲方伯虞爲所屬小不可先大不可以不言師也人不得居師上貴賤之序其先晉何也據小不先大爲主乎滅夏陽也虞主兵凡小國從大國雖爲小國事亦序大國後以二伯統天下也此虞先序罪虞自滅之詞春秋之變文也疏曹非主兵不可以在齊上又齊是君不可以先之此先虞者罪之也

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劉子云虞虢皆小國也虞有夏陽之塞虞虢共守之晉不能禽疏虞虢二國經見虞爲不見虢以夏陽代之此孔子特筆紀年乃亦言滅此作僞者仿春秋爲之當時之史不如此也滅夏

陽而虞虢舉矣下不言滅虢滅虞者從此滅通之也滅一邑而兩國舉故於此言滅下滅二國不見以二國之存亡繫此邑也此釋不言二國滅而言夏陽滅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据夏陽亦虞塞本晉主滅也晉獻公欲伐虢伐虢則虞舉欲并二國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荀息晉大夫屈邑產駿馬垂棘出良璧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外府謂虞取玉於晉而藏於虞取則得之猶外府耳外廄義同此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之賢大夫必不使受之也劉子云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為之息謀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明達之人但舉

綱領不必詳說則懸者不悟懦則不能彊諫無犯顏彊諫之才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

疏國策魏謂趙王曰昔者晉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璧與馬假道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挈其妻子以奔曹三諫而不聽則去合於禮矣獻公亡虢本事滅見陽五年而後舉虞五年冬晉人執虞公是也疏此傳說是事與左傳同而文有詳略者古書之體例類如此又左傳著於竹帛傳所言多先師口說其語故各不同左傳多文二傳所以多質也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劉子云荀

息非霸王佐宮之奇可謂忠之謀也謂馬有五年之長明前中府外府中廄外廄之計得也疏晉世家獻公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又匿晉亡公子果為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取其夏陽以歸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劉子云江黃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大國數侵伐欲滅取之江人黃人患楚齊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為陽穀之會貫之盟與諸侯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德來會盟于貫疏此齊桓獨伯之辭也晉為伯與楚分主中外凡同盟無近楚之國惟中國四方伯陳且不在焉齊為伯則一人獨伯左傳五侯九伯女實征之傳以為諸侯皆來至而經列江黃是天下皆統以一伯伯之辭也貫宋地桓自幽後不會諸侯新有存亡繼絕之功故諸侯從之貫陽穀是也不日者雖內與桓盟不日

貫之盟不期而至者然則餘會有期約左傳所謂求諸侯徵會是也江人黃人也據江黃遠國楚屬疏期地期也諸侯欲會必先告列國以期地日月先遠後近同時皆至不期而來其從中國之心至矣

凡期而不至者皆從夷之國也

江人黃人者 據不爵稱人 遠國之辭也 據許以下爲魯屬近國之辭此不常錄是遠國遠國謂外卒正也稱人者眾辭 中國稱齊宋 據一伯一公大國也大國至則方伯以下莫不至矣中國皆至辭也 遠國稱江黃 江黃中國小國會盟外錄大國不錄小國錄則遠近小國畢至之辭 以爲諸侯皆來至也 皆來至所謂一匡天下一國主政不分中外也近國舉大以包小遠國舉小以盡大偏至辭故不敘方伯小國至於晉楚分伯則分中外言也諸侯者內夷狄從中國也荊國之國春秋以方伯待之楚有君大夫與夷狄全異因其從夷乃夷之善事則不夷之也 疏 如夷狄戎蠻山戎北戎淮夷不州不國無君無臣不名不氏乃全狄之故江黃有中國辭

冬十月不雨 劉子云不傷二穀謂之不雨

不雨者 據不成災不志也 勤雨也 勤讀如民勤於力之勤民望雨之甚

楚人侵鄭 此侵淺事也下乃伐矣主書者起桓攘楚之功 疏 鄭中國也再言侵起楚彊不言陳蔡以爲不足言也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

不雨者勤雨也

夏四月不雨劉子云先是莊公夫人與公子慶父淫而弑二君國人攻夫人夫人遜於邾慶父奔莒僖公即位南敗邾東敗莒獲其大夫有炕陽之應疏攷異郵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元服避舍釋更徭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敎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比於九月謂三時九月也公大驚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責絀女謁放下讒佞郭都等十有三人誅傾人之吏受貨賂趙祝等九人曰辜在寡人

一時言不雨者据文歷時乃言不雨閔雨也据閔不雨故於首月志之文之自十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即此三時不雨也此冬首月望雨切若前月已不雨也過夏時則七月矣志在前閔雨者据文不閔雨

有志乎民者也僖公時季子爲政知務本勸穡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本不雨則害穀成災故如其志而

言閔雨也春秋賢僖惡文故文歷時乃言不雨

徐人取舒 徐夷狄也小夷也其言取者易辭也春秋不記徐事此書者一見例也以此見所削者多

六月雨 夏首時言不雨六月夏也望雨之切不待過時乃志

雨云者 據文不言雨 喜雨也 喜故志 喜雨者 據文不喜 有志乎民者也 喜得雨而民力蘇故言雨也 【疏】攷異郵僖公三時不雨禱於山川以六過自責日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狀禱已舍於南郊雨大澍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李賢引傳曰陽穀之會一匡天下 【疏】此繼貫之辭也貫諸侯徧至猶盟此不盟而會故桓公此爲盛不月者猶美也天下謂中國夷狄匡正也一匡謂統正天下也不外江黃臨天下辭

陽穀之會桓公委端 劉子云公冠始加元端與皮弁 搢笏 劉子云能正三軍者搢笏 而朝

諸侯言衣裳之會無所作爲也【疏】言朝者屬國統於方伯方伯統於二伯二伯爲天子老統轄諸侯一匡天下小國於方伯言朝朝魯諸國是也方伯於二伯言朝公如齊晉與如京師同文是也此故得言朝也委委貌之冠也端元端之服搢插笏以記事者也所謂衣裳之會不盟也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據不言盟言會也傳曰相命而信諭結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又曰衣裳之會十一未嘗有插血之盟【疏】桓公之志謂尊周也諸侯皆知桓志故不盟

冬公子季友如齊莅盟劉子云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內外無憂行政二十一年此其篤從齊桓安國之事也【疏】公方會於陽穀此何爲復盟著季子安魯之功齊桓繼絕之績也傳例曰莅位也內之前定之盟謂之莅外之前定之盟謂之來按盟皆在隙地唯聘盟前定在國君主之莅者位也盟誓之言素定今但往正其位而盟其不日據內大夫盟例日前定也前有定約非臨時所制春秋以信者爲前定不信爲臨制信故不日不言及者據聘盟言及此解來盟也以國與

之也來盟不言及是內一國皆盟之故不言及疏彼至我國聘盟言及謂公與之盟也來盟則前定盟不言及者若本國上下之人同與盟以美前定有不獨公盟之意不言其人此解莅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莅盟不言彼國人亦如彼國皆盟故不言其人也疏謂我至彼國莅盟亦如來盟蓋伐聘盟言其人前定盟則不言其人使彼國上下之人皆與盟亦如來盟不言及若舉國與之也言亦者以別外國也

楚人伐鄭主書者起桓公攘楚救中國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桓兵事言人此敘諸侯者伐楚大功故言諸侯也蔡從楚最深侵蔡所以侵楚也先其易者蔡潰伐也此言侵者爲以伐加楚不並言伐也疏蔡世家齊桓公伐蔡蔡潰遂虜穆侯南至楚召陵已而諸侯爲蔡謝齊齊侯歸蔡侯

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潰者下叛其上魚爛而潰君臣失道各不相救不言戰敗也疏

左例凡民叛其上曰潰在上曰逃與傳同侵淺事也據楚伐侵蔡而蔡潰侵淺而蔡潰蔡失道也以桓公為知所侵也傳曰善陳者不戰劉子云齊桓侵蔡蔡潰伐楚而楚服以至苞茅之貢未嘗大戰不至血刃兵事貴時勢善其得用師以伐無道也不土其地土讀為度據不言人也不分其民據不言遷也明正也用兵以征無道又不乘人敗而深以為利蔡從楚倍中國故侵之使反中國為得正也

疏中國潰例日不日者夷之也蔡沈皆不日獨莒潰日春秋用中國則中國之也

遂伐楚次于陘楚彊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于陘陘楚地

遂據楚大蔡小繼事也以遂言之輕故以遂言之楚次據救不言次止也伐楚而楚服不進兵以侯屈完傳曰誅不填服已服可言次救不言次急辭也伐可言次不窮誅也以此見愛民之意惡兵之道也

夏許男新臣卒不日者踰境也師在陘蓋卒在陘也

諸侯死於國不地據在國都不地死於外地據晉侯黑臀卒于扈許男卒于楚皆地外謂國

都之外統踰竟不踰竟也死於師据曹伯盧卒于師不日此不日知卒于師何爲不地据曹伯盧卒于師言地內桓師也卒在師如卒在國言桓於諸侯有恩義雖卒在師與國無異故不地師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劉子云桓公存三亡國繼絕世救中國攘夷狄卒脇荊蠻以尊周室霸諸侯疏劉子云楚地翼軫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野此經與欒盈入于晉入于曲沃相同古本當駢書後乃分爲二句

楚無大夫据夷狄國無大夫楚其君未見不得先出其臣也疏此楚後爲伯有大夫就其初見言之其曰屈完屈爲氏何也据無大夫國大夫見不氏下椒來聘猶不氏是也疏楚卿見經者屈氏薳氏成氏囊氏郤氏及鬬氏共六族以配三卿大夫之制公子不世世卿不在此例以其來會桓與桓爲敵成之爲大夫也据春秋大齊桓桓爲二伯不是卑國大夫嫌以盟微故使如命大夫言氏成者楚尙無命大夫春秋成之以尊桓也其不言使据國佐言使權在屈完也國佐因敗爲城下之盟實受命故言使此

伐次不進楚使屈完來覘盟不盟之權在屈完非楚子得制故不言使傳所謂得志已僅也則是正乎問出疆專命常制否曰非正也臣不專大功楚疆無危專命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因其來會重其權不言使明受命不受辭之義也來者何据國佐言如師此桓爲主不應言來內桓師也內桓師故與內同文亦以公在師中于師据如師不言來盟此來盟在于師上前定也如內之前定盟故言來盟使內主之也于召陵据國佐地不再言盟得志乎桓公也据再出盟知得志桓公召陵之會魯既主之復言召陵辟齊桓使齊主之也得志者不得志也据已伐而盟以伐致也明楚未服也以桓公得志爲僅矣桓爲霸主以會諸侯楚子不來屈完受盟令問諸江辭又不順僅乃得志言楚之難服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較左傳文略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禹貢荊州之貢包茅故周室不祭鄭君云菁茅茅之有刺者管仲曰江淮之閒一茅三脊所以爲貢者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劉子云桓公南

伐楚以致菁茅之貢

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江左作水濱問江邊之民有見之否此不服罪之言故退於召陵而與之盟屈完所以得志桓公之不得志爾

疏齊世家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以來責昭王南征而不復是以來問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爲城江漢以爲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

齊人執陳袁濤塗劉子云桓南伐強楚其後不內自正而外執陳大夫則陳楚不服鄭伯逃盟按此伐而執也其不伐而後執何也外濤塗於陳也外濤塗即以外齊侯也

疏陳國卿經見袁氏夏氏洩氏儀氏慶氏鍼氏孔氏干氏與氏宋見八族相同以見三卿五大夫之制女叔原仲是監大夫不在此例陳國公子公孫公弟不世卿亦不在此例齊世家桓公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

齊人者據下冬侵陳人徵者齊侯也據內桓師知齊侯其人之何也據兵事乃人此人伐

而後執之辭執在伐先宜書齊侯**於是哆然外齊侯也**據執在先也外謂此外于陳下伐內桓師此先目齊人伐與執使若二事外濤塗于陳以見執之非內桓師以别陳之罪陳有埘楚之罪以濤塗伐之則非也哆同誃離散貌**不正其踰國而執也**踰國非以聘會明以計謀而執轅濤塗爲申侯所賣齊侯不察也

疏袁濤塗誤軍道桓不自責因此小過伐人之國而執其大夫故不正之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不敘齊桓獨言江黃者遂事之辭也江黃前不敘以列敘諸侯不可以敘江黃且楚旋滅江黃不使伐楚爲桓諱也此不敘諸侯故獨敘江黃以別異之明爲外州國也疏江黃荊州國傳於楚有夷辭以下小國反不狄之引而進之之也惟大國若吳楚乃狄之

不言其人及之者何據齊侯執袁濤塗知此伐諸侯同在**內桓師也**內桓師者外江黃也以桓及江黃桓得內辭以其爲外州國也疏伐陳侵蔡伐楚同一師皆善事故同內桓師也陳有從楚心伐之得其罪而因袁濤塗伐之則非故先言齊人執袁濤塗外齊人以辟其事而後以伐陳內桓師一內一外功過不掩也舊本師上

脫桓字今從上傳例補

八月公至自伐楚 此侵楚也其曰伐者大之也因致故大之

有二事 公出有二事 偶 偶敵也二事大小同 則以後事致 據如京師伐秦以伐秦致 後事

小則以先事致 據僖六年伐鄭救許以伐鄭致後事小則先事大 其以伐楚致 伐宜據二

以後事伐陳致 大伐楚也 伐為大事侵為小事今齊桓侵楚伐陳今致伐者楚彊莫能伐者故以伐楚為大事

不致伐陳也 疏 月者伐楚大事重之

葬許穆公 許葬皆時小國正例也 疏 劉子魯詩說云衞懿公女為許穆公夫人初齊許皆求女因傅而言曰許小而遠齊大而近當今之世強者為雄如使邊竟有戎寇之事赴告大國女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何以慮社稷不聽為嫁之許後狄攻衞許不能救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衞人鄭人許人曹人侵

陳侵例時月者惡之陳不服當修德以來之秋冬連興大衆以討陳故月以惡之茲繫叔牙子三見經五年如年十六年卒

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劉子云晉侯信驪姬之言申生自經于新城

目晉侯斥殺殺世子母弟目君以親親責之惡晉侯也班曰父殺其子當誅何以爲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王者以養而教之故父不得專殺也疏晉獻殺申生而立不正禍流五君晉國大亂至文公乃定故不葬之爲無臣子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傳謂母之子也可卑者取卑稱是也子者世子也不言世子子不繫世於母也疏此與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相起曹伯言使言世此不言世言使母專也不言使故言來伯姬實未來也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弔喪乃踰竟此非其事非正也言來則有失禮之嫌何以必言來疏杞伯姬來朝婦人命不通於外故以踰竟責之諸侯相見曰朝杞伯來朝是也疏據內女歸

曰來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据此乃伯姬使之來朝不言使故以朝繫來疏踰竟之失猶小於專命也此與曹伯使世子同曹伯父可言使此不可言使故言來朝其子以明男女之分伯姬爲志乎

朝其子曹以伯使書疏据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言使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妻不從夫其失大不可爲訓故言來以殺之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

之子据昏以朝禮待之故言朝非正也與曹世子同此譏內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

參譏也參譏謂伯姬杞伯尊也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譏世子此不譏者明子幼弱母使以來未可責以人子之道疏事出於杞伯書當與于曹同婦人無故挾世子抗諸侯禮以朝外國杞伯不能制亦失夫道此譏杞伯

夏公孫茲如牟牟微國也連師以下猶如者明臣卑於君以大待小之制疏茲慶父子季友之子不見經左

傳以如牟爲內聘而自娶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言及

主善以內殊會吳主惡以外也

及以會據公會劉子召陵不言及以會尊之也使若公與諸侯相會而往見王子然不與諸侯相齒疏若會以會外吳北及以會明尊之殊會使不與諸侯齒尊也何尊焉據會王臣不殊臣子一也則子宜不異

王世子云者據鄭世子諸侯亦言世子唯王之貳也班氏說父在稱子何繫於君也按貳謂當繼立副貳也疏天子諸侯言世子昭世位大夫言適子明大夫不世爵也云可以重之存焉言有繼尊之漸後將為吾君為君之貳故尊之不與臣同疏喪服父為長子斬衰傳曰父為長子何以三年正體於上又乃為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尊之也據陳招殺世子志從以下弒上之例尊之也世子當繼為君主天下其尊與臣下不同故王臣不殊世子則殊也何重焉據臣子一例天子世子世天下也天子諸侯世故適子名世子于明當繼也疏內不言世子者言子副世子外因有所起乃言世子王世子不言世嫌王子繒不言世嫌繒子殺世子與世子弒君言世子盡其親以惡之鄭世子衛世子明得正宋齊世子見於會非

世子不爲臣不得見非此不言世故子同生不言世子糾杞伯姬子皆不得言世也世子之稱只可施於天子諸侯其大夫之長子不得稱世以大夫不世爵祿也大夫以下言適子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再出地者不同月不敘者鄭伯逃也言諸侯者前目而後凡也

無中事中閒也而復舉諸侯可以言同盟不再舉諸侯何也据諸侯盟于葵邱中有閒事癸酉同盟于新城無中事不出諸侯尊世子而不敢與盟也据翟泉晉與王人盟不殊知此以王世子尊不敢與盟也尊則不敢與盟何也据小國從二伯盟盟者不相信也不信乃盟故謹信也据盟皆以謹之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尊者出命無方盟者自相約束不敢使尊者從卑者命以謹信也桓諸侯也雖升爲二伯猶在五等不能朝天子据致王世子是不能朝也是不臣也劉子說天子使世子會桓公失權疏据齊以二伯受諸侯朝已乃不朝天子是失臣道臣不臣也王世子子也据爾子有天在君父之道塊然受諸侯之尊

己據及會不與盟皆尊之塊然獨尊貌荀子塊然獨坐而立乎其位桓不能朝乃致王世子于首戴率諸侯而朝之位在諸侯上代天子受朝疏左傳謀寧周也惠王將廢太子立王子帶齊桓會諸侯以定其位是不子也王世子伉其父之禮而受諸侯之朝是不子也孔子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桓不臣王世子不子臣不臣不子矣子則其善焉何也據盟不日善之也是則變之正也雖非禮之正是合當時之宜天子微周微弱無權勢諸侯方伯卒正以下皆言之不享覲據魯鄭易田也桓控大國宋也言此以包方伯扶小國江黃也是以此包不見之國統諸侯大國言宋小國江黃一統之內諸侯皆至此桓公一人獨伯如鄭伯左傳言春秋初一人獨伯是也不能以朝天子據會王世子亦不敢致天王據下天王狩于河陽是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劉子說春秋上無明主桓公能行伯道攘夷狄安中國雖不正猶可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義也天子命王世子出會尊王世子以其有天王命則雖不朝天子而尊王

世子可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尊世子卽所以尊王世子猶貴則王尊矣疏傳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尊天王命郎所以尊天子是齊桓得命之正世子受之可乎據抗天子禮疑與曹世子同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其子已尊則其父可知然則王世子受朝亦所以爲尊天王爲天王受朝也世子受之可也可也者反經合權通其變以濟時事也

鄭伯逃歸不盟劉子云齊侯不能自正執陳大夫鄭伯逃盟疏左傳凡民叛其上曰潰在上曰逃逃與叛同

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傳曰逃義曰逃爲此會以尊天王乃逃不盟不審善惡從夷狄逃之使得執之也言去諸侯者辟王世子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有伯之世不可以言滅國此何以不諱以其爲以夷狄滅夷狄也伯者不言滅國楚

滅者楚爲荊伯滅近國以自廣故齊伯以後中國不言滅惟言楚滅以楚之難化也疏弦在荊州楚屬國也稱子者夷狄也不以夷狄云者荊州爲狄餘國皆待以中國也

弦國也據言滅失國不名者其事已見外小國責之略故不言滅也奔黃者黃爲與國且方通於齊也其不日微國也荊州微國也不月者遠也疏春秋近近而遠遠近微國月遠微國時凡言微國皆謂中國不待以夷狄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劉子說齊桓行伯江黃自至南服彊楚其後不內自正而外執陳大夫則陳楚不服鄭伯逃盟諸侯將不從桓政故天見戒其後晉滅虢楚圍許諸侯伐鄭晉弒二君狄滅温楚伐黃桓不能救

冬晉人執虞公滅同姓不稱名者方罪虞不以罪晉義各有見疏地理志宏農郡大陽下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爲虞公爲晉所滅也

執不言所於晉人執邾子言于祝柯疏凡滅國執君皆于滅下言以歸執諸侯則前後必有起文以見

其地虞不從滅國例不言盟會盖夏陽已有滅辭故不地執在虞於同于地縕於晉也滅國例言以歸不言以歸者若虞已滅虞公在晉晉執之耳其曰公據此足見公爲稱號非實爵何也據虞小國不得言公【疏】虞見經稱公左傳緣經亦稱公後人不察乃誤以虞爲公爵失之遠矣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諸侯於其國中稱公故凡國稱公皆從其臣子之辭此如其下執之故可言公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據晉執之不得言虞民也晉命行乎虞民矣雖虞人執之而曰晉人虞人已爲晉用也【疏】虞既失險塞不能守晉取虢尤逼民皆從晉命也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賜爲施惠今日亡虢據左史十二月丙子朔滅虢師還遂滅虞而明日亡虞矣劉子說宮之奇曰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按言此者明所以書滅也【疏】晉世家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爲文王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

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脣之與齒脣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屬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還襲滅虞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

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據左傳新城密也因其新城故以新城目之因此乃言圍邑也

伐國不言圍邑邑輕國重此其言圍何也重言圍邑必有別義病鄭也據上逃歸畏討新城密以抗諸侯討而乞盟進退失据病辱也被伐見圍故特著新城以起之 疏 左傳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

著鄭伯之罪也諸侯共伐討其逃盟之罪餘伐不言圍此言圍以顯著之 疏 齊桓公行伯尊崇王室綏

合諸侯翼戴世子盟之美莫盛於此而鄭伯辟義逃歸違叛霸者是以諸侯伐而圍之罪著於上討顯於下圍伐之文雖同而善惡之義有殊

秋楚人圍許 圍許所以救鄭 疏 時許爲僖公

諸侯遂救許 伐鄭之諸侯

善救許也 圍許以救鄭救許所以攘楚

冬公至自伐鄭

其不以救許致何也 據救許後事 大伐鄭也 鄭大許小救緣於伐也 疏 與伐楚同鄭之懿親不結中國私附於楚甘心事戎狄棄霸國大之起其與楚同罪

七年

春齊人伐鄭 鄭未服故再伐之僖世大夫兵事稱人

夏小邾子來朝郳也於此乃名小邾以朝見襄世乃入盟會疏小邾者不能以郳通附於邾故名小邾也附庸獨見小邾因其近且一見以起其餘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鄭大夫正稱七見此言申侯者寓公也楚文王滅申申侯事楚文王卒乃適鄭諸侯不臣寓公臣寓公非禮也疏鄭伯不附齊侯數被伐殺申侯以說齊侯國語楚文王有病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惡者先我行之與處而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爲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稱國以殺大夫据稱國狄之殺無罪也据討賊稱人人眾辭明有罪疏申侯有罪其以無罪言者以其臣寓公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於寧毋疏鄭世子華

後不見未立而見殺

衣裳之會也以上爲衣裳之會以下爲兵車之會蓋管仲此年死也 疏 劉子云管仲死德月衰故以前爲衣裳之會以下爲兵車之會論語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知管仲死後乃用兵車也

曹伯班卒卒閒不日所以別於大國也 疏 曹世家九年昭公般卒子共公襄立

公子友如齊聘齊也言公子友明僖公善事得友之助也凡帥師聘盟皆以起執政 疏 盟後更如齊與十三年夏會鹹冬季友復聘同

冬葬曹昭公

八年曹共公襄元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於洮洮丙地 疏 左傳謀王室也故首錄王人

王人之先諸侯何也據人微者侯國微者在諸侯之下貴王命也涓勳說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諸侯之上尊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朝服禮服雖敝不使餘衣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弁冕雖舊不以足而上下倒置也周室雖衰必先諸侯衰微也微謂王人王人王朝未命之士比於小國大夫尊下公侯遠矣而會列諸侯之上亦如朝服弁冕雖敝舊必以加之於首上也兵車之會也疏自此以下五會先師截末四會為兵車又以葵丘為盛當為衣裳故以此會為兵車實則兵車衣裳別無明據也

鄭伯乞盟此被伐而乞疏春秋方伯國衛從中國蔡從夷狄以死相要結陳鄭二國依違兩大之間陳鄭皆逃歸乞盟其去也則夷之其來也則書之所以惡夷狄信中國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逃首戴盟附楚背齊不知向背疏春秋褒齊桓中霸討鄭首敗其事故言逃義以責之乞盟不書此書者著其困辱以明人君當知順逆不可棄善從逆乞者據求與乞同義重辭也

据重傳曰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師乞疏者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

重是盟也

据此會有王人因其逃王世子於此王人重之以王討其罪

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

上言鄭世子盟下言鄭伯上不言鄭鄭伯知未來

蓋汋之也

公羊汋作酌 疏 周官邦汋鄭眾曰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刺探尚書事然則汋猶探也鄭屬於楚不敢親來盟使人乞盟以探齊侯之意齊侯許之故蔡丘鄭伯來

夏狄伐晉

狄北狄近晉者左傳以為報采桑之役

秋七月禘于太廟

王制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按七月而行夏時祭不時也春秋以禘為時祭以祫為時祭合享天子四時祭唯春犆餘皆祫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蒸祫此蓋祫禘也經不見礿者犆者文略不見說禘祫與古文學異也 疏 按五經通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者合也禘者諦也祫者大祫祭於祖廟也諦者諦其德而差優劣也聖人將祭必先潔齊精思若親之在方與未祭偶偶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貌相似彷彿此孝子之

誠也四方之來助祭空而來者滿而返虛而至者實

而還皆取法則焉此古文說與穀梁言禘祫者不同

用致夫人劉子說夫人成風也致之於太廟立之以爲夫人許愼引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疏】致至也於廟告致公至自言致共姬不廟見言致至之於廟前無入文知妾母於廟行廟見禮禘不日者明爲致起也

用者不宜用者也据致女不言用致者据與女同致不宜致者也据大夫至致不言致言夫人必以其氏姓据至齊入皆以姓氏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許愼引穀梁說雖妾子亦不得稱其母爲夫人【疏】昏禮以名氏告不言姓氏是不聘辭公羊之義母以子貴不子既立夫人薨妾母得稱夫人穀梁妾母雖子爲君不得稱夫人以公子母之所以夫人正統也於義穀梁爲長立妾之辭也夫人不姓氏明君自夫人之本妾辭【疏】經夫人不言氏姓故說三傳者以爲異義然考以妾爲妻之說公與穀同哀姜之說左又與公同是三傳本同而說者異之耳僖公之嫡母爲哀姜生母爲成風凡妾母之立爲夫人必

在嫡母已死之後方無二嫡之嫌僖於禘時致已薨之哀姜立未死之成風必致哀姜乃可立成風致字生死皆可言之不言氏姓以有二夫人也左傳專就哀姜說穀梁專就成風說惟公羊兼言之所謂不稱姜氏即致哀姜也所謂以妾爲妻即立成風也所謂齊媵者即指成風爲哀姜之媵非如何君說娶楚女而爲齊所脅也非正也此去姓氏傳不言夫人皆貶以明非正以妾體君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是卑其父故曰非正也夫人之在生立爲夫人我可以不夫人之乎釋妾在君世不見經不以妾詞以夫人辭言之夫人卒葬之文公以夫人之禮卒葬成風夫人卒十一惟成風妾母我可以不卒葬之乎據弋氏葬妾母辭經亦夫人言之所謂如志也其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據從祀不言太廟以妾爲妻失宗廟之大禮故於太廟去夫人氏姓以明君之非正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據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母以子氏也**疏**僖因哀姜卒援母以子貴之義立其母爲夫人書用致著其立之實去其姓氏以見妾辭以宗廟臨之外弗夫人以明嫡庶之義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左傳以爲崩在去年閏月朞年乃見於經此緩書以明其有難所謂難故也是以緩如晉文入國及晉惠之卒皆遲一年乃書諸侯皆同不能以爲獨左氏如此與此同爲緩書例也 疏 周本紀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鄭立

九年

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 班氏云宋襄公茲父爲桓公太子桓公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爲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路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許之將立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經義也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病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返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不葬者爲桓公諱也葵丘盟之美者不受宋子稱宋責宋之不言葬爲桓公諱魚向蕩三族皆桓公後不稱公子公孫皆自別氏以後乃見經與魯鄭不同 疏 宋世家三十年桓公病太子茲甫讓

其庶兄目夷爲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爲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爲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

襄公往會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劉子云桓公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　疏　此大會也宰周公天子內相上公也齊侯天子外相東伯也不敘晉者專其功於桓也宋子于王者後也陳衛子在鄭下會例此依序者大國止于宋不以下于於次國陳衛鄭皆方伯國故二子可在鄭下也衛鄭方伯之國也不言蔡陳從楚也曹魯屬也不敘莒邾以僖世不詳錄小國也居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

天子之宰通於四海　翟方進說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莫不統焉据會盟不言官也　疏

按宰冢宰也天子三公司徒攝冢宰周天子以司徒見宋王者後以司馬司城見明三公制也此天子三公也天子三宋公二相爲伯一相主乎內說見周禮春秋託齊晉爲二伯北爲天子之公齊主東晉主西而內相出宰則爲三公也三公輔

天子故可以官言齊晉不言者非受命伯外諸侯以事授之此春秋之義也

宋其稱子何也据宋稱公

未葬之辭也禮諸侯五月而葬五日而殯三月卒夏會是殯而未葬禮未踰年稱子一年不可二君也三月有宋公則夏不可復有宋公也稱子爲桓會正之也左凡公侯在喪稱子與此同齊晉侯鄭伯三國未踰年稱君爲別例宋陳衛三國稱子也

禮柩在堂上据未五月殯在堂上知

孤無外事王制云喪不貳事劉子云有喪三年不呼其門**疏**外事謂盟會孤無父之名孟子曰幼而無父曰孤

今背殯而出會贊木如郭塗之曰殯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宋殷後也

以宋子爲無哀矣無哀慟之至意外與諸侯揖讓爲禮故非之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內女也据紀伯姬卒言紀但曰伯姬知未嫁也女子二十而嫁

未適人不卒据嫁尊同乃卒禮諸侯絕旁期姑姊妹女子在室不服也

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据言伯姬以字行知已笄

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據嫁諸侯尊同乃卒知此亦許嫁諸侯疏在室女子許嫁不爲殤死則以成人喪治之許嫁諸侯尊在室則服期也吉笄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成人著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再出諸侯亦不敢盟宰周公也疏此不在兵車之數者因初會以兵此大會明天子禁反其衣裳之事也

桓盟不日此何以日據衣裳兵車同不日美之也據葵丘盛會疏美公羊作危此取舍不同不足爲異凡天下至盛之時即伏衰危之漸就前言之則爲美由後言之則爲危皆一也孟子與傳同爲魯學故其說合尤爲見天子之禁據言宰周公宰在會時奉天子禁約來桓尊周約束皆承命於天子傳曰尊王世子所以尊天子之命也故備之也據日謹之詳其事故文備所謂詞繁不殺有美者也葵丘之會

陳牲而不殺所謂無歃血之盟疏鄭君曰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豭讀書加於牲上

壹明天子之禁壹猶專也曰毋雍泉專水利以障谷毋訖糴訖止也謂貯粟毋易

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孟子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勿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勿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 疏 按傳與孟子語有詳略也

甲子晉侯詭諸卒晉初見多緩書經作九月卒則此甲子當從公羊實不必在九月也 疏 晉世家獻公病甚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爲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爲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慚爲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爲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日者正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春秋之例上殺下曰殺下殺上曰弒經作殺而如兩下相殺然罪晉侯也春秋之法未踰年稱子里克弒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之子何也驪姬謀三君而死之蔽於所欲得而不見難也春秋痛其所蔽故去其位詞徒言君之子而已錄所痛之詞也 疏 晉世家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謂荀息曰三

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於喪次獻公未葬也

其君之子云者據舍弒成之爲君 疏 任叔之子父在辭晉侯已薨猶繫於父 國人不子也國人皆不子之故以爲君之子 疏 尹氏立王子朝與衛人立晉所以不同亦如此 國人不子何也據諸侯嗣位當繼立爲君 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諸侯在喪稱子舍遇弒則言君所以甚臣下之惡正君臣之分也奚齊殺世子而立與殺君同不言君言君之子明不宜立不日不正也不言弒不以弒道道也

十年年表宋襄公茲父元年晉惠公夷吾元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劉子云狄滅溫桓不能救謂霸未盛也 疏 左氏稱蘇子從後言之也當日只稱溫子此爲外諸侯蘇子失國乃爲內臣也不月者遠微國溫在河陽班氏云已姓蘇忿生所封蓋內諸侯下會於溫是其故國狄滅

內諸侯起狄强也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劉子云獻公卒奚齊立里克殺之卓子立又殺之乃戮驪姬鞭而殺之於是秦立夷吾 疏 晉世家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卓子而傅之荀息立卓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弒卓于於朝荀息死之

以尊及卑也荀息閑也 卓言其君者已踰年也 疏 殺申生本爲奚齊已殺奚齊荀息扳卓而立之晉既有君里克爲重耳再行弒逆故許息之忠以成君責克正其君臣之辭以克之弒爲已亟也不日不正也荀高士奇地名攷略桓九年左傳荀侯賈伯伐曲沃杜注荀國名孔疏世本荀賈皆姬姓蓋晉滅之以賜其大夫故晉有荀氏賈氏漢書地理志扶風栒邑注引左傳作郇侯臣瓚曰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賜大夫原氏黯是爲荀叔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北戎山戎別種無君無臣不言盟會王者不治夷狄 疏 此伐山戎言人此言侯以有許男與國故不從愛詞但言許不敘諸侯也諸侯無所見則從略不敘也凡敘皆有所起

晉殺其大夫里克里氏不復見

疏晉世家里克等已殺奚齊卓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郤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強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郤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乃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入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是為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謂殺無罪言此者誅意也明討不以罪里克弒二君與一

大夫（謂奚齊卓子及荀息）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據有罪）其殺之不以其罪也（據殺有罪當稱人不稱人知爲私討）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據寧喜以賂不入）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殺奚齊卓子而夷吾立有功於夷吾殺之不以其罪知因重耳故）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連殺二君以爲重耳故疑又將殺己）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爲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虢（劉子作伐虢戎虢當作驪也地理志新豐下云驪山在南故驪戎國）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爲亂（劉子說麗姬嬖於獻公齊姜先死公以麗姬爲夫人麗姬欲立奚齊）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夫人申生母齊姜）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

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爲酒藥脯劉子云寘鴆於酒施毒於脯晉語寘堇於肉堇烏頭也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疏**劉子作墳賁沸起也以脯與犬犬死**疏**晉語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申生奔新城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爲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吾與女未有過差切急是何與我之深也**疏**與予古字通方言予讎也謂讎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

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昬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慮麗姬又譖重耳故以託里克使保全之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明不以罪**疏**傳記此事詳於左傳

秋七月

冬大雨雪劉子云先是僖公立妾爲夫人陰居陽位陰氣盛也**疏**班氏說公羊經曰大雨雹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丕氏不復見**疏**据左氏殺在去年此緩書例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里克之徒也稱國以殺殺不以罪從里克辭也 疏 晉世家於是邳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邳鄭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必邳鄭賣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輿大夫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公及夫人尊卑也及夫人會三譏也

秋八月大雩 劉子云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大旱者陽氣大盛以壓於陰陰壓陽因陽氣塡也惟塡壓之太盛俟陰而得起維雩祭拜而已不敢加也

雩月 据秋冬大雩言時 正也 傳曰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

疏 据雩皆在八九月玉藻云至於八月不雨是也 雩得雨曰雩 得雨則不旱言雩以見其事 疏 荀子云雩而雨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爲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爲文而百姓以爲神以爲文則吉以爲神則凶也 不得雨曰旱 言旱則明雖雩無功成災也雩無雨應言

旱成災也

冬楚人伐黃劉子說楚伐黃桓不能救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劉子說是時楚滅黃狄侵衛鄭莒滅杞

夏楚人滅黃時者小國之遠者疏黃本荊州國慕桓伯尤春秋所嘉不見於前已明

貫之盟初見江黃管仲曰江黃江黃慕義而來遠齊而近楚在荊州與齊遠疏傳曰江人黃人遠國之辭也楚爲利之國也近楚欲滅以自廣若伐而不能救遠討不能及則無以宗諸侯矣宗諸侯謂爲諸侯主伯者之辭也有江黃不足爲榮失江黃則足爲全局之玷

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據左史管仲之卒在桓公四十一年當僖公十五年則滅之時管仲尚在也傳以管仲死爲說緣仲意知不能救不欲受之公不聽以致敗覆爲之諱故以卒後言之也楚伐江

滅黃桓公不能救本管仲不能救因事出桓公故深責之故君子閔之也劉子云是後桓公信讒德衰諸侯不服遂陵遲不能復興仁智之謀即事有漸力所不能救未可以受其責桓公受之過也管仲可謂善謀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疏陳世家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款立是爲穆公

十有三年陳穆公款元年

春狄侵衛温子奔衛故狄侵之疏記狄侵起桓伯衰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疏月葬者方伯正例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內地爲城杞也

兵車之會也兵車二也疏据左氏淮夷病杞且戍周故以兵車會諸侯懾以威也諸侯以德隨誼不服有

散辭以此見以力服人非心悅誠服也

秋九月大雩月者正八月九月皆正

冬公子友如齊聘也【疏】齊一年之中公會卿聘事齊謹也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劉子云莒滅杞【疏】外城國辭知城杞也緣陵杞邑蓋遷於緣陵而桓城之不言杞遷杞王者後且避下城杞也

其曰諸侯据城楚丘不言諸侯散辭也言諸侯以有散離不敘之也聚而曰散何也言諸侯聚詞諸侯城有散辭也据盟于首戴言諸侯以鄭伯不盟也桓德衰矣衰故諸侯不至貫言四國皆至也此言諸侯散辭以起兵車之不足服人【疏】言城杞後杞稱子此下再稱子起爲城杞貶之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朝例時此非所宜故譏而月之【疏】季姬

已嫁於繒此不繫繒者因繒子之文可知婦人從夫不可言繒季姬會繒子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不言杞三傳未爲不同說者歧之耳

遇者据內女不遇諸侯同謀也据遇者志相得夫婦相得知同謀來朝者据朝不言使此由內女使來請己也公羊使來請己也公止之使其朝則已可歸非初婚也傳云請己文義未詳舊說因以爲淫佚使自擇配左傳文義甚明當從之疏左傳繒季姬來寧公止之以繒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朝不言使据諸侯相見曰朝諸侯不使臣來聘乃言使言使据至防本來朝魯不由季姬起意非正也以諸侯受命於女子所以譏之以病繒子也惡其不行禮因婦人之故而來朝前後失據有所恥辱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劉子云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先是齊桓行伯道會諸侯事周室管仲既死桓德日衰天戒若曰伯道將廢諸侯散落政逮大夫陪臣執命臣下不事上矣桓公不寤天子蔽晦及齊桓死天下散而從楚王立札子殺二大夫晉敗天子之師莫能征討從是陵遲疏此爲晉伯記災也不言晉者因以見名山大川不以封也

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班氏引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鹿沙其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据梁山以壅河不流乃書此因其崩而志其日据梁山不日重其變也劉子云崩者陷而下也鹿在山下平地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疏山者君之象也鹿者臣之象也言沙鹿崩者臣背叛也沙鹿平地無崩道而崩其異矣無崩道而崩大異梁山壅河爲災災不日也

狄侵鄭疏再記侵鄭桓伯益衰

冬蔡侯肸卒莊二十五年立至此卒共十七年不記其事惟言蔡潰而已疏蔡世家二十九年繆侯卒于莊侯甲午立

諸侯時卒蔡爲方伯國與小國不同惡之也蔡侯肸父哀侯爲楚所執背中國而事父仇故惡之不葬夷之也不記其事亦夷之也疏諸侯卒例日不正者月惡者時惡則不言其正不正

十有五年是年管仲卒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合五年一朝之制疏月如特著之

楚人伐徐疏徐州中國楚來爭之徐夷狄也有國辭者從中國進之也純狄之則不與國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疏桓盟

不日會乃月者見會皆盟也桓雖盟未嘗歃血故盟會同辭有信則不盟如盟也

兵車之會也爲謀救徐疏兵車三

遂次于匡救徐也時楚人伐徐匡衛地

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主書者明齊侯德衰畏楚不能救徐劉子云管仲死桓德日衰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諸侯既盟次匡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諸國

疏此卿下伐屬之師也

善救徐也疏再發傳者爲徐爲狄疑救非善救慶父子七見經僖世見敖茲以起三桓之禍

夏五月日有食之劉子云晉文行伯道遂伐衞執曹伯敗楚城濮再會諸侯召天王而朝之此其效也日食者臣之惡也夜食者掩其罪也以爲上無明王桓文能行伯道攘夷狄安中國雖不正猶可蓋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義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楚屬國伐厲所以救徐月者譏不直救徐乃伐厲曹無師因齊及之郎救徐之大夫救日內伐舉外疏知厲楚屬者地理志南陽隨下云厲鄉故厲國也

八月螽劉子云先是僖公有鹹之會後城緣陵是歲復以兵車爲牡丘會使公孫敖帥師及諸侯大夫救徐

螽蟲災也甚則月甚則詳之不甚則時不甚則時災以時爲正甚乃月不日也異以日爲正不甚乃月不時也記螽之始故再發傳

九月公至自會桓會不致者安之也此致久也正月出九月乃歸

季姬歸于繒疏季姬何爲上不繫繒以下言歸于繒則上可以不繫繒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亦不繫杞也內女歸寧反國不書此何以書因止而書之文何以與初嫁同上有遇防之文不嫌其初嫁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劉子云晦暝也震雷也夷伯世世大夫書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日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晦暝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世官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大月甲午晦正晝皆暝陰為陽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公子偃季氏萌於僖公大於成公此其應也又以為此所謂夜妖也

晦 据言朔恐是晦日 冥也 劉子云冥晝晦 震 据地震亦言震 雷也 加震於廟知與震電同 夷伯 据稱伯夷非國乃天子大夫廟災不書 魯大夫也 据大夫廟災書知內事祭叔傳云天子之內臣女叔傳云天子之命大夫公羊單伯傳曰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此言魯大夫與女叔內臣單伯吾大夫同謂天子大夫為監於魯為魯大夫者 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 王制天子之卿授地視伯元士授地視子男按此天子公卿大夫元士凡五等君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合十等然則此士兼就天子諸侯言之公九錫起士一命止共十八等也 皆有廟 此大夫廟也言大夫無士大夫有廟則上自天子下至士皆有廟可知 天子 王者 七

廟 此當指公卿 諸侯五 入錫七錫五廟兼包四廟則五錫三錫者當之 大夫三 大夫當指列國一錫

及九士二士指諸侯之士二廟為七命五命者一廟為三命命者士二一命者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 疏 禮說只言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單數雙殺以兩中實有雙數以為加降之等九士二廟是雙數禮緯有六廟四廟之說又如九命其上皆見單數至於士乃言再命因禮有全數雙命之文知廟亦如此 **故德厚者流光** 尹更始云天子七廟據周也石渠論周世后稷文武特七廟据天子七 疏 劉歆引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月而葬七日而殯諸侯五月而葬五日而殯此喪事尊卑之制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蓋用其父穀梁說也按禮稽命徵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又曰天子五廟二昭二穆與始祖而五夏四廟至子孫而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滅五多不過七天子元士二廟諸侯之上士亦二廟下士一廟者祖禰共廟 **德薄者流卑** 据士二也德厚者位尊道隆者爵重故天子遠及七世士祭而已 **是以貴**

始攷說苑重本德之本也荀子云郊止乎天子而社止乎諸侯廟及士大夫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別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始封必爲祖據大夫亦稱太祖廟王制所言是也

冬宋人伐曹同盟相伐齊伯衰也稱人貶之也言此以起宋强後乃爭伯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徐地楚徐皆夷不言戰者楚大徐小楚師不言夷狄從國略之也此蓋英氏項同在也疏夷狄相敗不志此志者爲徐從中國我往救之也

夷狄相敗志也傳曰中國不言敗救而徐敗楚彊桓伯衰疏凡中國與夷狄戰戰而後敗內中國外夷狄也大夷敗小夷但言敗不言戰尊大夷以及小夷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劉子云秦伯嘗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駿馬以次食之酒居三年晉攻秦秦穆公圍之往時食馬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潰圍穆公卒

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歸夫人穆姬爲之請秦伯遂館晉侯饋以七牢而遣之疏不言秦伐晉者戰不言伐舉其大者不名者言獲絕已明蔡侯名者言以歸獲未明故以名起之

韓之戰據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先敗後獲晉侯失民矣師未敗而君獲見民之不救君疏或以君獲不言師敗績爲舉重君與將一也華元先言敗而後言獲敗晉侯當與同例又楚子鄭師敗績君傷不言師敗績傳本有其說不得推以說此條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劉子云春秋記國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眾民堅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于韓楚子玉得臣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故强弱成敗之道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疏晉世家四年晉饑乞糴于秦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劉子說以爲象宋襄公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陰類五陽數自上而隕行欲高反下也石與金同類以白爲主近白祥也鷁水鳥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其色青近青祥屬于貌之不

恭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持炕陽欲長諸侯與彊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桓死伐齊喪執滕子圍曹爲雩之會與楚爭盟卒爲所執後得反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爲諸侯笑疏許愼引穀梁說云隕石于宋五象宋公德劣國小陰類也而欲行伯道是陰而欲陽行也其隕將拘執之象也是宋公欲以諸侯行天子之道也

先隕而後石何也據六鷁退飛石實物宜見於上與霜不同星隕如雨先言星後言隕隕不見於上著於下爲隕下而後石也未隕時不見石既隕墜於地詳視之乃知是石故不言石隕與霜隕後乃霜同于據下言宋都宋四竟之內曰宋石下不在一處宋國辭大名統四竟言之後數據下言六鷁散辭也散隕於四竟數而知其數故後數之耳治也隕石記聞也聞其隕然後視之則石察之則五論語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劉子云鶂陽類也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退疏鄭君云六鷁俱飛得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得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敗是陰行也

是月者據上已言正月決不日而月也欲著石日鷁月故言是月若不言是月則嫌與戊申同

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據隕石五後數聚辭也目見其六鷁羣飛目治也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論語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石無知而隕爲大異重其變故詳而日之傳所謂無崩道而崩其日重其變也是也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鷁或時至其爲異小故略而月之所謂有崩道故不日也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論語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疏班氏云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此發凡起例也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學者若比屬故於此發例焉人之所知莫明於石鷁故別之又立石鷁例知因所易以悟所難見凡春秋日月之例必如此戊申是月也於人事之變名號之殊必如此石鷁者然況春秋者耳目所及知能盡其辭如石鷁則其於春秋之旨庶幾矣故五

石六鶂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荀子云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託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慤慤則易使易使則公其民莫敢託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壹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然則所為有名與所緣有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

民所聚曰都在宋國都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劉子說國家惛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而季友之賢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甯內外無憂行政二十餘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戍衞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二十年本賢而後乃漸為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疏僖公以後不卒公子起三家執政僖釀成之

大夫卿也日卒正也劉子云賢者不名謂稱季子不獨名之稱公弟叔仲賢也傳曰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疏】肸公子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此言公弟舉其親知以賢也肸舊說仲稱仲疏之經亦無稱叔事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傳曰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据仲遂也又曰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据仲嬰齊兩舉其例以見友事也不言弟因其後世官有三家之禍故不敢純許之也言季以字配名如叔肸起其實賢雖子孫不肖不掩祖父之美也【疏】魯世家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其後爲季氏慶父爲孟氏僖元年以汶陽田封季友

夏四月丙申繒季姬卒【疏】此不卒者卒者凡有歸文者皆卒故卒之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茲共仲慶父之姪僖世三桓爲卿世執魯政連言季孫仲孫以明之以下非三家不卒卒者爲特筆矣

大夫日卒慶父卒茲爲卿二見經于得臣繼立文元年稱叔孫正也【疏】再發傳者桓莊不卒大夫季友

賢稱于此大夫正卒例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邢衛之屬也不敘敘者起外小國不錄但錄方伯也幽之同盟錄滑桓始伯也起晉在來遠國也淮出會錄邢桓後會也於始終言之起餘從同起小國畢在且明桓存邢也於中言江黃美其盛也江黃遠於齊邢且非中國也淮淮水也近楚竟邢侯在許曹之間明外小國不序徐人外之邢衛屬稱侯者錄本爵也滑稱伯者從春秋稱也一侯一伯互相起也在曹上者伯不先侯也在許下者許常敘邢不常敘不使在鄭下也

兵車之會也爲伐英氏滅項

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徐人夷狄不敘者也諸侯同伐英氏例敘例敘不敘者辟徐人不使同也徐雖夷狄而行仁義故引而進之不言及也不序諸侯而序徐著之也疏英氏夷狄也春秋凡夷狄無國名英以氏見因桓伐大之

所以大桓也

夏滅項 不言齊滅蒙上伐英氏之文與滅偪陽同此不言遂則爲桓公諱項楚屬也爲楚敗徐乃同會淮以伐楚屬國故序徐人也項不日微國時者遠也 疏 知項楚屬者地理志汝南項下云故國知楚屬也說左傳者竟以項爲內滅按項去魯遠魯滅不能有何以滅之乎且當僖公時尚無專權之臣知昭公之三家以爲內滅知非左傳之意

孰滅之 不繫國疑內滅 桓公也 据內諱滅知此伐英氏之師爲伯者諱故不言齊 疏 左傳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按項與徐英氏近師者郎伐英氏之師當是公與齊侯在淮遣別師伐英魯師亦在行中國伐英氏爲滅項非齊桓意遷怒於公而止之左氏不應竟以爲魯滅也說者未深詳傳義耳

何以不言桓公也 据滅譚稱齊師 爲賢者諱也 春秋以二伯爲賢而諱之傳爲尊者諱周也爲親者諱魯也爲賢者諱二伯也非此不在諱例也

項 不日疑非國 國也 据諱知滅國 不可滅而滅之乎 据諱之也 桓公知項之可滅也 据夷狄附楚攻徐 而不知己之

不可以滅也據蔡從楚蔡潰不土其地不分其民爲得正討罪而已不以得國爲利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方諱惡無應復賢也君子惡惡疾其始據入國言入又謹始之等皆是也絕其始則不得終於惡謂疾其初爲惡之事不終身疾之謂見者不再見也善善樂其終據齊滅遂滅譚不諱也書日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善事以終爲美春秋伯桓託於善善其初存亡繼絕尤善樂觀其終故終有滅國之事辟之以成其美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存亡謂存邢衛杞繼絕立僖公也故君子爲之諱也劉子說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魯地疏左傳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聲姜僖公夫人也言夫人會者公在之辭主夫人者以其抗禮也以卑抗尊病公失夫道蓋三譏之

九月公至自會上無會會者謂卞也公取于齊公與夫人往會出非禮故月以致之離會不致在內不致此致會主夫人抗禮往會如一國然深危之疏月者爲滅項事止公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劉子云或曰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道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朝周室爲五霸首以其得賢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也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任佐急矣 疏 齊世家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桓公卒作亂立無詭

此不正据書入于齊其日之 疏 据左史卒在十月以十二月書者緩書有難凡有難者皆緩書之

何也据諸侯不正不日其不正前見矣据書入也春秋之義以決嫌疑据義所未明則見以章明凡已見者則不復再傳曰有所見則諱莫如深是也其不正之前見何也据諸侯正不正皆於卒決不於生決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据前言入于齊既不稱公子虛國謂齊無君傳例曰

以國氏者讎也有所見則爲之諱

十有八年齊孝公昭元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劉子說宋公遇災不懼齊桓死伐齊喪衛人衛君也其在曹下者微之也何爲微之齊存衛邢猶思齊功而收之已乃伐其喪故微之宋爲首惡嫌不責衛故人以起之邾稱人邾初入會盟稱人至晉伯乃稱子疏齊世家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

非伐喪也据戰言伐客言及知惡伐喪伐喪無道故謹而月之桓公死國亂孝公出奔宋公子分爭宋伐齊納孝公不言納昭者桓內寵女色以妾爲妻嫡庶數更不早立太子以私愛屬宋立孝公非正道宋聽桓立愛以外國預嗣事亦非正道故不與討亂而正其伐喪明桓襄皆失正伐也宋伐疑於討亂春秋正之所謂決嫌明疑以解眾惑疏不月譏伐喪故月之

夏師救齊主善以內也善事當言其人不言者諱之也

善救齊也據非伐喪知善者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地甗齊疏齊世家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爲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

戰不言伐據戰韓不言伐舉重也據其先後卯主客也此言伐著宋惡伐人喪齊不得已乃戰所以著宋惡也

客不言及據言伐齊齊爲主宋爲客齊宋同爲大國當言主客也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惡主戰故使之居下此春秋惡兵之義也國大小不同則以大及小此尊卑之分如齊衛傳曰齊大衛小以衛及之何也此大及小例國同等則言主客此齊宋同等傳客不言及是也

言及據主客當言齊人及宋人惡宋也首之宋也常詞及客惡戰故使之居下此及主則主人在喪不欲戰宋起意伐人喪齊有敗亡之患故舉兵應之爲不得已之辭故常變起例以明伐喪之罪

狄救齊狄者何赤狄也此是晉使之不出晉故目狄也

善救齊也春秋之義不許夷狄憂中國傳言此者楚彊狄弱不許楚以楚功深遠嫌絕之不稱人者善未積君子不以一事遂人之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劉子云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棄寡人豎刁可使任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乎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爲諸侯笑及桓公沒豎刁易牙作難桓公好女色以妾爲妻適庶數更及死適庶分爭九月不得葬

疏日者二伯正例日豎刁易牙爭權五公子爭立有難故九月乃葬之不言亂者爲桓諱諱桓之伯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盟會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年師次召陵而荊服矣陳旅聶北而狄退矣不獻捷過魯而戎弭矣貫盟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插血兵車不大戰仲尼稱其一匡孟子歎其爲盛故身死之後其功德及遠近而刑狄救之然內寵外亂自管仲死後不復振卒有尸見之禍抑不幸矣齊世家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故三月死無謚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按五世亂乃定故

葬日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邢衛屬者近衛因齊有存國之德感之故結狄伐衛以救齊也以伐衛救齊知前衛該在師也

狄其稱人何也据救齊不言人善累据救齊善之此又救故爲累而後近之因其累而後進考功之道不以一事遂進之惟大善乃一事得進傳日舉道不待再不進當如晉人及姜戎伐衛所以救齊也据齊人狄人盟于邢知救齊功近謂齊桓存邢之功近者邢爲衛屬感桓公功而救之而德遠矣謂狄遠于齊慕桓公之德而來救之言此以譏衛忘桓功不如邢狄故於伐衛言之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劉子云襄公不寤天變執滕子圍曹與楚爭權月者惡宋襄左傳以爲滕宣公疏按執不名名者絕之蓋以滕不從伐齊也執者二伯之辭宋不得爲二伯者以所治乃小國之滕非大國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此宋公求合諸侯也齊桓已卒晉文未興中閒宋襄有求伯之志如閒閭然故舊說有以宋爲伯者左傳諸侯無伯之不以伯許之矣又所會之國皆內卒正小國也疏此曹伯邾子也其人曹伯何也人曹伯所以人宋公也曹南在邾曹之閒外盟不日

鄫子會盟于邾鄫者連帥於邾者也言會邾者卒正乃列會盟連帥不見故以邾統之因其屬邾故執戕皆邾治之疏會盟後于盟也來盟而曰會盟遂鄫子之志見以會盟執也于邾不在會也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大國乃言執邾得爲執以卒正執連帥一見以明其制也此宋使邾執也不言宋使者宋爲王後春秋不許其爲二伯方伯之辭也疏地理志東海郡鄫下云故國禹後

微國不言小國曰微者連帥爲微國春秋惟青州見連帥外州不見之君春秋卒正以上得與盟會卒正以下不得與盟會傳以連帥爲微國滅以鄫爲中國者中國中之微國也因邾據會于邾知因邾也以求與之盟謂與宋盟也前盟鄫不在言會盟盟致意知求盟于邾疏知因邾者吳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

於成周則微國之會必有所因也人繒因己邾以求與之盟宋已邾迎而執之邾聽宋命不在會先執之不言以歸者明執于邾惡之戕繒子入其國此因求盟執大惡故惡之故謹而日之也据戕繒子同用之者据用牲乃言用叩其鼻以衈社也劉子云天子大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疏衈者釁也取鼻血以釁祭社器左傳宋公使邾文公用繒子于次雎之社欲以屬東夷公羊亦同

秋宋人圍曹劉子云宋圍曹不拔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其城三旬不降退修其教而後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毋乃有所闕乎胡不退修德無闕而後動疏宋求諸侯皆在青州胡我之國終春秋兵事小國亦在青州以宋與我同州也然則王後所在之州諸侯亦得事之按方盟而圍之不信甚矣

衛人伐邢言此以明方伯治卒正之例也衛爲方伯邢爲連帥上無二伯則方伯於一州諸侯無道者皆得討之執前役也獨伐邢者起主救齊疏左傳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此謹楚人盟中國之始也內不言其人公也爲初盟夷狄諱不言也陳蔡鄭皆君方伯惟衞不敘內衞也陳蔡以後不也其人之何也貶之也疏在同盟陳蔡連文楚黨也鄭爲中國故後之不能自入中國有召之者三國是也楚在中者莫爲之先後不能肆於中國蓋或推之或挽之也陳蔡鄭在中國之次序也齊不出者齊大國不能與夷狄言會故不出之不言小國爲公諱也言此明楚黨也陳蔡鄭三國君皆不葬惡之也

梁亡也劉向引石譬曰春秋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愼也妃妾不一足以亡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眾心足以亡外慢大國足以亡梁者何也州舉之也春秋外州三見其名也荊梁徐是也亡者何秦滅之也秦滅不言秦者以秦爲梁州伯也春秋存西京以爲舊都秦稱伯從天子大夫之例如王巡守東都以秦留守以其本封則在梁州也春秋伯子男爲小國秦鄭二國則爲方伯以爲外諸侯入爲卿士者然此記事者因秦錄鄭爲行者秦爲居者也疏之實見而文不見

自亡也据不舉滅者以自亡爲文如鄭晉世家秦滅梁梁棄其師自棄之不使人加之疏伯好土功治城溝

民力罷怨其衆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以上皆有滅亡之道梁亡梁在上亡在下不言秦取之自亡也傳曰非其所與人而與謂之亡自亡一見例亡者自不顧有其國而以與人之辭如加力役焉据滅則必加力役梁亡者自力求亡不亡而力求其亡之辭湎滅不足道也自滅爲亡人滅之爲滅梁君無道自亡其國則秦之滅之不必言故不言秦取梁而曰梁亡春秋舉重故錄其自亡之重不舉滅者之文也人無欲自亡者無道之極至於此矣故有國者不可不察也【疏】滅舊誤作湎因上湎而誤梁亡不言秦滅梁

鄭棄其師不言師潰我無加損焉加如加喪焉損則略之是也正名而已矣論語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疏】荀子云隨而命之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與兼無所相辟則共雖共不爲害矣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

也不可亂也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又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又別至於無別然後止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于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物有同狀而異所者有異狀而同所者可別也狀同而爲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狀變而實無別而爲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此制名之權要也

梁亡出惡正也 梁君無道貪於土功而弗居民罷爲弗堪因之以亡故曰惡正 疏 一說出惡正當爲好土功與下對文出正土功之誤

鄭棄其師惡其長也 長謂高克二句釋其本意因好土功惡高克不得道以至於此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劉子云僖外倚強楚炕陽失衆作南門勞民興役○顏注南門本名稷門更改高大而作之

作爲也 据作僖公主 有加其度也 据作三軍作邱甲修舊不譏言新作知非作言作知不止修舊

言新三軍邱甲不言新有故也據新作雉門及兩觀非作也據新皆新廄但言新始辭南門者據定言雉門與此同異法門也法門謂天子諸侯皆南面法令之所出入故謂之法門

夏郜子來朝此失國之君也其不名者同姓諱之也內取郜則郜子爲寓公食其采也疏伏董說皆云諸侯初封有采地郜亡已久猶稱郜子食采之君也今外洋諸國凡滅國不滅其主封之數邑食其所出故國有滅數百年而猶有國主正此例也朝一見不朝者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劉子說僖立妾母爲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閔宮若曰去其卑者將害宗廟之正禮疏公羊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何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

謂之新宮劉子說諸侯三宮有高寢有左路寢右路寢公羊之東宮西宮即劉說之左右路寢也寢與廟制同閔居西宮僖繼閔則當居東閔所居之宮繼君當敬異之如就宗廟之例直稱爲宮如新災宮則近爲禰宮稱宮新之廟如稱爲新宮則路寢人所居與棲神之廟同稱矣故不言新宮以諡言之以寢例廟如桓宮僖

宮災之例言謚則如疏之然東西相對之寢如桓僖已毀之廟人鬼異道是疏遠之以是為閔宮也班氏說穀梁以為閔公宮也以謚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寢得言西宮公薨于楚宮是寢與廟同得稱宮以為閔宮謂閔在生所居之左路寢也疏舊說以西宮為閔廟不惟與左公不合以僖繼閔傳有父子祖禰之說則謂閔廟為禰廟乃是正稱且文公篇書躋僖公未嘗不稱謚則亦不得以稱謚為疏也左傳有東宮西宮北宮說亦同

鄭人入滑滑近鄭在衛鄭之閒衛與鄭爭故鄭人入滑疏鄭世家三十七年秋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和于是鄭伐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若邢人敘則為主意不見若首敘之則不可以先齊故地邢起為主意也邢据盟不出邢為主焉爾据邢人狄人伐衛邢主之邢小据齊大其為主何也据齊伯會盟以伯為主其為主乎救齊据邢伐首序知邢主兵主書者起功近德遠著之也疏左傳為邢謀衛難傳以救齊為說者衛滅邢之禍自救齊始也

冬楚人伐隨隨荆州夷狄國春秋下外州小國通不加以夷狄之説引而進之也

隨疑其爲邑國也据下从楚稱隨侯爲荆州卒正伐隨明隨爲楚屬也疏地理志南陽郡隨下云故國厲鄉故厲國也

二十有一年

春狄侵衛不稱人者非其侵也善事稱人非善事則反其狄道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宋人者何宋公也齊人者何齊侯也齊何以在宋下齊失伯宋以公求伯諸侯故先之也獨三國與諸侯皆在也以無見故略之稱人者以與楚盟貶之使若微者楚不言及宋公招之來以自取辱故不及之疏宋世家襄公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爲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

夏大旱劉子説庶徵之恆陽春秋大旱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又齊桓既死諸侯從楚僖尤得楚

心楚來獻捷釋宋公之執外倚強楚炕陽失眾又
作南門勞民興役班氏曰請雩旱不雨略皆同說 疏 按旱水雩
言大者懼
災也亦以
小者不志

旱 不言飢者據左傳是歲也飢而不害 時 據雩時不正 正也 雩必入九月者言乞請之時旱非可以月計故時爲正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雩執宋公以伐宋

傳曰雩之恥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雩之會
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劉子說襄公爲
雩之會與楚爭盟卒爲所執 疏 鹿上稱人此稱爵者已見不再見不言齊者
爲大國諱也楚序宋下起其爭盟爲兩伯之
辭也不言盟者略之也不言楚子執不許執中國宋非從楚國
故辟之也陳蔡鄭從楚之國也許曹從宋之國也黨羽少而爭
盟宜其見執楚稱子始此蠻夷雖大曰子也楚稱王曰子者傳
王尊稱子卑稱爵尊稱而居卑稱以令諸侯以尊天王按王中
國之尊子中國之卑以子稱之奪其王稱使如中國小國所以
尊天王也此春秋制名之義非楚僭子爵也宋世家秋諸侯會

宋公盟于孟公子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

以重辭也 据執下以與以歸輕重不同齊執結以伐衛傳曰重辭衛人共重結故齊挾以伐衛楚執宋公以要挾於宋言以伐重在以也主書者善宋立君以拒楚惡楚執君以伐人國晉執伐諱以此不諱者晉伯爲賢諱此夷狄故著其惡不諱公在也不言公者目惡以外

冬公伐邾 邾稱子夷狄也爲須句之事伐之 疏 起下升陘之敗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劉子說僖深得楚心楚來獻捷釋宋公之執 疏 言使楚子也稱人貶之爲執宋公貶之也言使者內與同不言使外之也宜申闕宜申也不氏者楚無大夫椒來聘稱楚子使此稱人者惡其捷也

捷 据戎捷繫國 軍得也 据獻在伐後與戎捷同知軍得 其不曰宋捷 据上伐宋知宋 何也

据戎捷戎國名 不與楚捷於宋也 不與夷狄捷王者後故爲之諱使若與伐宋異事以起其義戎捷中國捷夷狄可言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

會者外爲主焉爾疏再發傳以成宋亂以內爲主此不以外爲主也

釋宋公

外釋不志據晉執曹伯不言釋此其志何也內釋志如鄭子是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劉子云僖深得楚心能釋宋公之執疏據不言楚知以公與楚內釋志與盟故以公尸其功不言楚據楚執宜出楚不與楚專釋也使若諸侯共釋宋公不由楚制不使夷狄加中國諸侯會雩者也不敘略之此乃出公主善以內也

二十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國也成風之母家此取於邾明爲邾所滅而公復之反其君焉在外如楚伐陳納頓子之事其文與邾邑無別者時已爲邾邑是邾之屬國也邾爲卒正須句則屬邾之連帥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與楚爭鄭也據左傳因鄭朝楚故伐之時從楚者陳蔡鄭也從宋者衛許滕也宋弱楚彊以從之者衆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此邾伐我戰不言伐也結怨而戰又不設備故敗

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疏再發傳者爲卒正異例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劉子說襄公後得反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爲諸侯笑疏宋世家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人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不聽

日事遇朔曰朔朔爲月始重始得兼言朔傳又云日事遇晦曰晦謹終始也日事言朔僅此一見春

秋三十有四戰三十四戰謂有敗文者如莊公二十八年衛人敗績成十六年楚師敗績桓十三年齊師

宋師衞師燕師敗績僖十八年甗齊師敗績二十四年城濮楚師敗績文二年彭衙秦師敗績宣二年大棘宋師敗績十二年邲晉師敗績成二年新築衞師敗績定四年伯舉楚師敗績哀二年鐵鄭師敗績十一年艾陵齊師敗績隱十六年公敗宋師莊十年公敗齊師又敗宋師十一年公敗宋師僖元年公敗邾師又公子友敗莒師昭元年晉荀吳敗狄桓十二年戰宋十七年來戰郎莊九年戰乾時敗績僖二十二年戰升陘外敗十五年楚人敗徐三十三年晉人敗狄又晉人敗秦成十一年晉人敗狄莊十年荊敗蔡師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師定十五年越敗吳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經三十六戰除羣泓不數共三十四戰有敗文也泓本事同羣驕敵也未有以尊敗乎卑据三十四戰不言尊敗卑以師敗乎人者也傳曰不以師敗人【疏】据僖二十八年城濮敗楚稱人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按羣戰齊侯敗於大夫是齊頃公驕而至敗三十六戰惟鞍戰以尊敗卑泓戰以師敗人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据宋從少兵弱非敵而驕責之也宋弱楚彊不權攻守之宜昧夫形勢之道經故彊楚弱宋若曰非此不用道所以深責之也泓

之戰以爲復雩之恥也雩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爲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疏經不志楚葬知成王者据史文也故春秋不可以空言說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徐幹說孔子制春秋詳內而略外急己而寬人過而不改又之是之謂過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湯伐桀武王伐紂是也則以征無道也文王伐密伐崇是也豈曰以報其恥哉班氏曰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宋公與楚人戰於泓水之上經言泓以水地之起不迫險司馬子反曰子反當作子魚字之誤也劉子云宋襄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于楚楚眾我寡鼓險而擊之

疏孫子曰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勝無幸焉疏孫子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圮地則行圍地則謀無莫也幸僥倖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不推人危不攻人厄此古用兵之道不迫人於險欲以盛德服之須其出須矣也既出旌亂於上疏孫子曰旌旗動者亂也陳亂於下軍擾者將不重也孫子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不鼓不成列亦古用兵之道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卒在明年五月傷輕故不言疏宋世家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爾又何戰爲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孫子曰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校鄭君曰戰當觀

敵爲策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今宋襄逆之不用其臣之謀而敗故徒善不用賢良不足以興霸者之功徒言不知權詐之謀不足以交鄰國會遠疆故易譏鼎折足詩刺不用良也【疏】曹公云以五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以二敵一一術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已與敵人衆等善者猶當設奇伏以勝之少則高壁堅壘勿與戰也

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又曰於人也以言受命謂天子諸侯有君道者言猶命也君之所以爲君者以其有命故能治天下國家也

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傳曰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君不君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傳曰五帝不告誓信原也又曰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疏】卑當奉君之命故不敢疑之

言而不信何以爲言春秋貴信故譏臣子專命遂事棄命也

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道出於天春秋以天治君父以道統仁義莫不本於天道以制萬事故尊君也以天臨之則君不驕重命也以道次之則命不苟從散爲萬事而實合爲一本故天道者春

秋之主宰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傳曰春秋信道不信邪信必本於道故春秋尤貴道惡邪命讖隱公曹世子許衞輒拒父魯莊絕母是也疏致異邪云襄公大辱師敗於泓徒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彊也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論語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又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始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疏雖合于道未合於時春秋譏之如宋公守常未訓而敗於齊雖反乎道而合於時春秋許之如築館於外大夫城杞會王世子傳以爲得變之正是也晉文曳柴以敗楚春秋猶伯之伯之但取攘夷之功不責用兵之詐今楚強宋弱必須多謀善將乃能勝之守常不變泥古不通卒使楚橫中國幸晉文起而攘之中國乃定事有反經合道者此類是也

二十有三年据左史晉惠卒在本年九月經書在明年

春齊侯伐宋圍閔閔二傳作緡 疏 齊世家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於齊也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前宋伐齊喪今齊與楚結乘宋敗而報之是以惡報惡論語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傳曰泓之戰宋公傷焉七月而死 疏 宋世家夏襄公病傷于泓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

茲父之不葬何也据正卒宜葬 失民也葬者臣子事無民則無葬者襄公失民故不葬也

其失民何也据韓之戰未敗而獲乃失民 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過而不改輕用其師既戰不審强弱之計眾寡之分慢司馬子反之諫而以三軍之命爲戲是不教而戰也論語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輕用其師與鄭棄師同也 爲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輕用其民置之死地不從則棄命從之則喪身辱國人不願爲之民故奪其葬詞如鄭棄師狄之也

秋楚人伐陳 紀楚禍也以後陳從楚 疏 此楚成得臣也稱人者僖世大夫將猶例稱人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傳作成公 疏 杞世家德公十八年卒子桓公姑容立

二十有四年 杞桓公元年据左史晉文公入國在此年春經書在明年緩一年乃書晉始書多緩例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此周與狄同伐也獨言狄者為天王諱也襄王不忍小忿與夷狄伐懿親旋為狄伐出奔鄭恥辱大故為之諱也 疏 鄭世家滑聽命已而反與衞鄭於是伐滑周襄王使伯備請滑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公爵祿又怨襄王之與衞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備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劉子云文公時天子失道出居于鄭

天子無出 据天王居于狄泉不言出 出 劉子說春秋出天王不為不尊上 失天下也 劉子說天

王有弟大叔之難出亡居于鄭不得人 疏 左傳使告難于魯于晉于秦其明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與之陽樊温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失天下起晉伯一之見例大叔逐王王自立王辟居于鄭言出明不能烝父母弟保守四海失天下當絕也狄泉不出者狄泉纂統非立後乃失故其辭不同

居者 据諸侯出奔不言居

居其所也 据居于狄泉居于鄭是安居得所之詞

雖失天下 言出

莫敢有也 据公居于鄭鄭內邑此言居鄭如王邑然鄭不敢有其國也禮君適其臣升自阼階示不敢有其室也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其祖廟出桉王者無外雖失京師而諸侯國皆王土故出與居兼言之也言此以明無外之義 疏 晉世家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圍温入襄王於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

晉侯夷吾卒 卒在去年於此乃書者緩之也不言晉文入晉者爲晉文諱也有所見則不復見從略也 疏 晉世

家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爲懷公子圉之立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納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爲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爲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舅犯賈佗先軫魏武子舅犯文公舅也

二十有五年晉文公元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有伯中國不言滅此言滅者無伯之辭也方伯一見滅國衛見滅邢明衛爲方伯也邢還于陳儀故以【疏】公羊何以名絕之也曷爲後陳儀爲衛邑日者中國滅例日絕之滅同姓也左氏衛侯燬滅邢同姓也三傳皆同

燬之名何也據齊侯滅萊不名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曲禮諸侯不生名滅

同姓名諸侯生不名名者【疏】此邢衛同姓又魯同姓爲中國因
有死道春秋誅殺之罪也此一見名例以示義春秋見者
不再見楚爲夷狄故略之不更以同姓名見義後儒以滅同
姓不皆名疑燬爲衍字不知此義三傳所同又文見曲禮必
不至誤同姓有親親之義滅之則絕其祀絕先公之
祀失庇根之道以爲有王者作此皆誅絕之罪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疏】衛世家文公卒子成公鄭立

宋蕩伯姬來逆婦【疏】經文八年書司城來奔左傳云蕩意諸公
孫壽之子此年逆婦下至文八年共十六
年則意諸當以幼爲卿如伯姬歸壽而生意諸則經五十一年
乃見公孫壽則壽當近九十矣攷宋卿氏蕩者桓族公孫之子
始以蕩爲氏此何以先稱蕩子以母氏也伯姬嫁于司城蕩生
子壽其孫意諸以蕩爲氏經追書蕩氏如惠公仲子僖公成風
之類逆婦爲壽娶婦壽生意諸壽成
八年見經成十五殺山伯姬曾孫也

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禮親迎姬來逆女非正
也書者大夫卑不接內
由伯姬言之猶可故公羊以爲
兄弟辭蕩伯姬亦不同書也
非正也與朝子同皆婦人专
事不從夫再發傳伯

姬大夫妻疑尊卑有異**其曰婦何也**據紀逆言女婦義有譏文**緣姑言之之辭也**班氏云外屬小功以上亦不得娶也春秋說譏娶母黨也伯姬內女今所逆在姪行不言婦疑如單伯爲𡠗氏言此譏不親迎娶母黨書逆不書求與紀伯姬書求不書逆互相起明適人不拘諸侯大夫同不得娶母黨

宋殺其大夫此宋殺其大夫之始言大夫不言名姓尊也君爲公其大夫當爲卿書不言名姓無大夫之國卑也此不言大國尊也惟方伯大夫乃例以名氏見**疏**宋殺大夫不名者二此與文七年是也此不稱人文七年稱人傳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然則此當云不稱人累上之辭也

其不稱名姓據孔父目以下殺大夫皆不名氏**疏**方伯之卿比于天子大夫故稱大夫見名大國大夫尊爲卿經書大夫故例不名氏宋卿爲卿不曰殺其卿而曰大夫由內言之也天子卿不名故宋卿亦不名也**以其在祖之位**孔父因爲孔子遠祖故特氏字**尊之也**梅福說此言孔子故殷後也**疏**顏注謂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爲祖列故尊而不名也按此殺左傳不言其人宋亦無孔氏爲卿者知傳本謂孔氏爲

祖因問而答非謂此殺爲祖舊說皆誤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此如齊魯平莒之事陳爲方伯頓所屬卒正也頓子有罪陳侯出之楚子求諸侯自託於伯禮故伐陳納頓以陳治頓又以楚治陳也疏頓陳屬國

納者大國乃言納納頓在圍陳後疑與常納異內弗受也與常納同圍一事也在陳納一事也在頓公羊何以不言遂兩之也而遂言之納在楚當再言楚不言與遂事同例明納卽在圍蓋

納頓子者陳也據哀四年陳人圍頓也頓陳屬國納君之權陳實主之故楚伐陳以求納圍陳納頓與伐楚救江同疏一說納當爲出謂頓子之出由陳也故伐以納之

葬衞文公方伯葬例月時者爲滅同姓兼失禮晉文以致子孫之禍故同小國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衞子莒慶盟于洮衞在喪稱子朔倍殯不言子者誅之疏此以洮向二盟起君與大夫班次也王制大國之卿位如小國之君衞次國其卿與莒子尊同特互見之以明君先於臣之義

莒無大夫据會盟小國大夫通稱人其曰莒慶何也凡小國大夫通不見經見則有所起以公之會据二伯主會通稱人此在內以公主之目之也据接內則得錄之也在洮會公與如國同故得以名見

二十有六年衛成公元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大夫在會以前稱人此名者志大夫專權之漸也莒敘衛上小國君尊於次國大夫疏己未去癸亥五十五日中當有閏月公皆在而衛莒互易其君臣衛本大於莒又以在喪稱子言之皆以決嫌疑也

公不會大夫据公會齊晉大夫皆諱公避敵會方伯大夫皆不言會其曰甯速疏甯速衛正卿穆仲靜之子武公會孫跪之孫公羊作遬莊六年甯跪見傳速謚莊子何也疏甯速上當有會字因上文誤刪不問莒慶者莒無大夫疑因公進之衛有大夫疑可會故問其敵以其隨莒子齊晉大夫不序小國君下

以其尊也方伯以下大夫乃獨序小國君下以卑不敵小國君也可以言會也有莒子則公會莒子甯速在會不嫌衛序莒下者大國臣不敵小國君示有上下且親莒子明甯速隨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巂郎鄙紀季邑也

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据公子伐邑猶譏事淺人微公輕自追失應敵道不諱公者恥辱淺至巂据公追戎於齊西不言至急辭也据至未畢詞故爲急弗及者据追戎不言弗及弗與也弗當爲不字之誤也据內言弗外言不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据言弗及猶不及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將卑師眾侵宜稱師侵追異詞故問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公羊其言至巂弗及何侈也變人言師以大其事公追微者畏不敢逼恥重辱深故言師以殺恥弗及据言不及內辭也春秋正名凡言弗者皆可以辭言不則譏文內諱惡變不言弗弗爲善無譏文如弗克葬言弗之比

夏齊人伐我北鄙上進疑不敢及故再見伐齊在魯西北

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劉子說季子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身故傳曰禍之起必此始也疏遂莊公子卒稱仲遂十五見經因弒君之据左氏有臧文仲爲介不書者與重也疏

乞重辭也公羊乞師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文義較傳爲詳何重焉据賻金不言乞

重人之死財物可以乞假於人身命非以爲賜之物故重而言乞非所乞也惟財物乃有乞道乞人以死與以死乞人皆非也

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公羊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校正篆與必字相似而誤當以必爲是

故重之也戰者凶事出不必反如秦師殺戰戰不必勝三十六敗是也有死亡之慮故重之言乞不如財物言求而已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姓也滅同姓何以不名楚夷狄待之略方稱楚人不名也疏夔在

稱歸爲中國者待楚以方伯因用狄道乃狄之非以地狄也

夔國也梁州國以備卒正之數梁崇鄀巴庸夔蜀共見七國不日中國日微國也地在荆州爲楚屬國與沈頓胡在中國者不同微國以遠而微之在中國稱小國以歸據楚人執季孫以歸言執猶愈乎執也夷狄辟執中國故言以歸不言執夔遠不日

冬楚人伐宋圍閔據左傳此子玉子西之師也稱人者文以下乃稱大夫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據左傳臧孫乞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之宋目其事也據上乞師下言以也師本爲魯出乃用以圍宋因用其師故錄之詳以夷狄連犯二大國惡之也非道用師也道用師者本爲魯伐齊於道中別出伐宋非者惡之也惡之故目其圍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桓公子在楚求納非獨爲魯事也蓋子玉以求諸侯【疏】楚世家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公叔侯將兵以伐齊取穀置桓公子雍焉

以者據二伯拔難不言以不以者也言以正師之道用民者君之本也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夫丘民而爲天子得夫天子爲諸侯得夫諸侯爲大夫使民謂不當使而使也師者古人所重不得已而用之今以假人是輕使之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傳曰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則以征無道今假師以伐人復讎非用師之正故言以

公至自伐齊傳例取邑不致以從邑爲內辭不致也從內又惡事致者危之

惡事不致據以夷狄伐大國爲惡事此其致之何也據成宋亂亦不致危之也以蠻夷遠國伐鄰近大國招禍深怨危亡之道

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杞桓公也稱子者伯子男一等然子專爲夷狄之稱故左氏以爲用夷禮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䟽齊世家孝公十年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爲昭

公昭公桓公子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日葬猶待以大國禮晉文未起猶以齊爲伯也弟潘爭立殺罰子亦以危之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日不繫月如下壬申公朝春來成而秋入之魯之於小國亦甚矣故稱子託於用夷禮以殺恥所以爲魯諱也疏乙巳九月三日也日不繫月公子遂不臣日入惡入者內入爲滅也日遂起下弑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此楚主諸侯之始也陳蔡鄭許終春秋從楚最篤前同言楚在中辟齊也此稱爵著其實以男貶也人楚貶楚子亦以辟夷狄實主中國疏晉世家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是在矣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趙衰舉郤縠將中軍郤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爲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爲右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

楚人者據趙盾序諸侯下楚子也據下言諸侯其曰人何也問在許侯上以何貶人

楚子所以人諸侯也以人主諸侯知貶在諸侯春秋惡楚以楚子而在諸侯之上所不忍言故變文以貶之疏公羊以爲貶楚子又一說其人諸侯何也圍宋不宜貶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劉子說文公時上無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盟諸侯倍畔疏凡在圍陳蔡鄭許之君皆不葬貶之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言諸侯外楚子也公實與楚圍宋散言不使公會楚子

二十有八年此年專敘晉事凡二十八春秋之最詳者因楚強亟欲晉之抑之故錄之詳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劉子云文公伐原得溫于是諸侯歸之遂侵曹伐衛爲踐土之會溫之盟後南破強楚尊事周室遂成霸功次齊桓本信由伐原也疏晉世家五年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人請盟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

再稱晉侯据齊桓侵蔡伐楚不再出齊侯忌也疏忌當作异謂兩之也一師故言遂二師則再出晉侯

以其二師故入曹在伐衛後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內諱殺大夫言刺疏晉世家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戍按買字子叢系未詳因殺絕後于魯据左史楚救衛在刺買之先

先名後刺据公子偃先刺後名殺有罪也据言不卒戍知有罪公子啟曰公子啟先師也按繁露說苑皆有公扈子說春秋之文扈與啟字近疑此公子啟即公扈子之說語皆解經釋例之文非當時人不卒戍者据刺公子偃不言事可以卒也据言不皆可詞君命戍衛者從晉也因楚救不敵棄戍歸國而棄君命故非之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春秋貴命戍衛輔助同姓有協正之美故曰可以卒而不卒是棄君命也刺之可也公子偃刺不言罪此言不卒戍棄君命故言可刺直言其事而善惡見春秋不加貶絕之義也

楚人救衛終春秋衛不從楚言救者不許救之辭稱人貶楚子衛篤信中國惟此因晉伐救之使楚得市恩於衛者

晉爲之也故言救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入者內弗受也惡曹不能拒外難日入据或不日惡入者也言日以謹其事惡入者之

强不日兼責其國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据執衞侯言人惡晉侯也据人眾辭執諸侯伯討當稱人目君則諸侯相執之詞惡之也執大夫伯討言爵以君尊上得執下畀据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言歸于與也畀與也以上與下之辭其曰人何也据歸于楚不言人言人疑貶宋公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以下奉上曰歸以上與下曰畀五等公尊而侯卑因晉升爲二伯在宋公上故得言畀然春秋實與而文不與猶稱侯今若直言晉侯畀宋公是以侯臨公失尊卑之序故降宋稱人以成晉侯之尊此名爵之例也

疏晉世家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釐負羈宗家以報德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晉在齊上主兵且成晉伯也齊宋大國也不及秦秦中國也三國皆大夫也楚不言得臣臣不敵君貶稱人也城濮衛地因救衛而戰也序三師明陳蔡衛鄭曹許及魯同從楚也

疏

劉子云城濮之戰文公謂舅犯曰吾卜戰而龜熸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吾又夢與荊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爲何如舅犯對曰卜戰龜熸是荊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標以埽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荊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則君見天而荊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爲主齊秦輔我我舍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荊人大敗又云晉文公與荊人戰君問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于信服戰之君不足于詐詐之而已矣君問于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詐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荊王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之言萬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晉世家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爲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文公從之

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也楚王怒少與之兵于是子玉使宛春告晉已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

楚殺其大夫得臣此因敗而殺也此成得臣楚無大夫故不氏也楚僭王臣不曰公子大夫以公子大夫言者所謂物從中國也稱國外之也夷狄不言有罪無罪殺得臣起不能與晉爭疏楚世家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而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

衛侯出奔楚不名者猶未失國也所以成叔武之志疏衛世家成公三年晉欲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渡救宋徵師于衛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奔晉文公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劉子說文公時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強楚主會諸侯背畔天子失道出居于鄭文公于是惙中國之微任賢養士四年政治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于天下莫敢不服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效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疏】按此亦晉伯也不疑者文功淺初伯致王與桓反衛子叔武也在鄭下者未成君宜末序叔武弟也稱子者明君有絕道已無立志也在莒上者莒小國也雖降序不踰等故衛子在方伯末宋子在大國末蔡從楚惟此三盟從中國衛方適楚蔡即會晉起其義也大國言齊宋次國言魯衛陳蔡鄭小國言莒陳許不序者不在故下陳如會言圍許也諸侯因楚敗反從中國也

諱會天王也

據下言王所也時王在踐土諸侯因王在而往會不諱當言公會天王諸侯于踐土此先錄會盟若諸侯自相會盟而別言王所使王自至踐土朝為遂事以避會天王之嫌【疏】晉世家甲午晉師還至衡雍作王宮于踐土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于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賜大輅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

和丕顯文武能愼明德昭登於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于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嘆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

陳侯如會 公在言會前從楚伐宋此因楚敗乃來故後至後至故責之較蔡鄭猶深卒而不日也

如會 據鄭伯乞盟言乞盟 外乎會也 已會後陳侯始如外猶外之外于會謂夷狄之也蔡鄭來陳不來惡之深故卒不日從夷狄例 於會受命也 受伯之命劉子說晉文公會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亂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勿以美妻疑妻勿以聲色妨政勿以姦情害公勿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於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無弭不如言者盟示之于是君子聞之曰晉侯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疏 按陳侯後至再申命言此者與乞盟起

公朝于王所 劉子說諸侯會天子則以方明爲主覲禮云方明木也其形四方六面上元下黃東青南赤西白北

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疏王所者踐土也所爲安居言所非其所也

朝不言所據公朝王言如京師朝二伯言如齊晉下歸言京師此亦當言公如京師也言所者據變京師之文而言王所者起王失所故言所非也非其所也據不曰京師也京師常文言京師則與朝于王城同天子以天下爲家諸侯有於行在朝不見致王意故言王所天子以天下爲家諸侯有於行在朝王之禮諸侯會王于踐土春秋諱其事使若自會盟王適來朝因相率朝王疑于實非會王故言王所以起王在踐土諸侯實會王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諸侯歸不言所自惟此言之與大夫同辭所謂君不君也歸叔武不言殺者爲叔武諱叔武志在讓國也疏衛侯得歸賴武子之力也衛春秋有兩逐君皆得歸

自楚據曹伯歸不言自宋疏據左傳此時衛侯在陳不在楚又言晉人執衛侯非楚力猶以自楚書者楚有奉焉爾晉楚敵也楚新敗不能敵晉衛侯不在楚而以楚言者惡其從楚復者內歸言復復中國也據自楚復從夷狄入中國也衛未嘗從楚故言復以起之內從外夷狄也歸者據下有復入也歸其所

也據入不善歸善詞也衞從楚反國言復喜其得脫于夷言歸安之子國傳曰歸爲善是也凡歸于楚不言復者皆從楚之國

鄭之名據許其反國宜不名失國也奔不名歸乃名以其殺叔武罪之與鄭忽同雖反正失社稷猶賤

衞元咺出奔晉傳曰以是爲訟君也君歸臣出明衞侯誤殺弟

陳侯款卒諸侯例日不正者不日而月時者惡也有惡當誅不復言正不正也不葬者惡其從楚圍宋引援夷狄亂中國凡會齊之衞陳鄭三君皆不葬也不日者踐土不早至較蔡鄭從楚尤深故惡之不日也

秋杞伯姬來杞伯姬來入杞之怨釋矣

公子遂如齊如齊所以釋取穀之憾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邾至此會盟乃言子陳欲鄭下未成君也在莒上者夾國也秦不稱大夫者諸侯大會不言大夫且時會大夫猶不名也溫衞邑桓會有宋子

晉文有陳子

諱會天王也劉子說文公納王後三年遂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錫之弓矢秬鬯以爲二伯【疏】溫卽河陽也會卽天王守也會不書天王而別出天王守文者是諱沒會天王之事故別以守主之

天王守于河陽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鬼神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於祖禰用特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劉子云天子曰巡守諸侯曰述職巡守者巡其所守也述職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補不足也秋省斂助不給也入其境土地辟除敬老尊賢則有慶益其地入其境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削其地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削其地三不朝者則六師移之

全天王之行也劉子說晉文公敗楚城濮再會諸侯召天子而朝之上無明王桓文能執伯道攘夷狄安中國雖不正猶可蓋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義也**疏**据言王所知非實守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力不能恐其有畔者故言天王守于河陽爲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班氏云王者巡守諸侯待于境諸侯以守蕃爲職者也祭儀曰王者巡守諸侯待于境也守在朝先若實守因而相朝爲天王諱也**疏**晉世家冬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守于河陽壬申遂帥諸侯朝王于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守河陽者春秋諱之也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水陰以陰爲陽山陽以陽爲陽溫溫在河北河陽也据在水陽故以河陽名異名同實也**疏**地理志河內郡溫下云故國已姓蘇忿生所封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溫河陽王所所京師四者異名同實也小諸侯言溫大天子言河陽自天子言王所自諸侯言京師王所常居爲王城王所暫住爲王所言所非其所也言京師者自臣下目之之辭

朝於廟禮也据來朝不地於外非禮也据朝公于外譏獨公朝與据諸侯同會

諸侯盡朝也据王所卽温知盡朝其日据上不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

之朝例時日者譏其甚主善以內於外雖非禮而朝爲善事故得以魯主之變召言朝使魯主其事故獨言公朝內內之義也目惡以外齊人歸衛俘使齊主之外外之義也言曰公朝据公如京師朝言如不言朝逆辭也逆迎也卽爲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之義言公逆王朝之而尊天子桓不敢致王會王世子以尊天子晉文致王犯順猶自託尊王故春秋許其外楚不許其尊周此之謂也會以温言据會卽守所不言河陽小諸侯會事在一邑温河陽邑小温所以小諸侯【疏】舊作會于温言小諸侯今從俞氏改訂

温据與河陽異出河北地据會守同地知在河北以河陽言之据同地宜言守于温大天子也守不獨于一邑故以河陽言之包温於河陽明天王尊大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常例壬

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言冬而不月則日上無所繫失其所繫也日無所繫猶臣

不統於君以爲晉文公之行事爲已傎矣穀梁說晉文召天王不顧順逆此謂失伯道也

疏此日不繫月之例也春秋月日各自爲例多不相繫皆當以此推之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傳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京師者河陽也天子所居爲京師非城名也城名王城也天子無外天下皆爲其邑不如諸侯有專地故言京師而已內公言師天子言京師京大也天子故大之亦如諸侯爲上天子曰大上也內師可言如故京師亦言如也傳曰京大也師眾也言天子必以大眾言之

此入而執据衛侯已歸又無出文其不言入何也据執曹伯言晉侯入曹不外王

命於衛也時晉侯與天王同在溫晉入執如受命而執之歸之于京師据歸曹伯不言之緩

辭也据之緩辭斷在京師也斷在京師者以天子主之也晉執人於天子之側有專制之嫌伯討須稟命而行不能自專故以王主之也所以抑臣扶君也成十五年斷在晉侯者伯在外得自制事故主晉也此王在故言之也

晉元晅自晉復歸于衛上言衛侯自楚復歸于衛此言衛元晅自晉復歸于衛君臣同辭也大夫不言復歸惟晅言之辭同諸侯所謂臣不臣也所以惡晉侯也 疏 衛世家成公三年晉侯欲假道于衛以救宋衛師于衛成公不肯大夫元晅攻成公成公出奔晉文公伐衛分其地與宋衛成公遂出奔陳二歲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鴆衛成公成公私于周主鴆令薄其鴆得不死已而周爲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晅

自晉晉有奉焉爾據執君而臣歸與自楚同復者據自楚乃言復復中國也據楚言復歸責晉入人國執其君以助其臣制人之上下與楚無異歸者據當言入歸其所也其君已執無與爲難言歸易辭也善不善同言歸美惡不嫌同辭也 疏 君臣同辭晉楚同辭功罪淺深之故可見矣此與上自楚文相起

諸侯遂圍許劉子說文公霸功既立期至竟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眾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而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蕩怠政事圍許者許從楚也故踐土不敘許 疏 晉世家丁丑遂圍許

遂據上無諸侯目繼事也據公致圍許知會溫諸侯 疏 諸侯有遂事言遂譏其一年三用師

曹伯襄復歸于曹衛侯言自此不言自者諸侯之正辭也衛侯自楚與元咺相起[illegible]晉世家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同姓非禮也晉侯說復曹伯

復者復中國也據以上二復字如此解天子免之據斷在京師歸是天子免之因與之會謂因遂會諸侯圍許其曰復據此後事與上二事不同有天子之命不宜以復中國言之通王命也曹伯實未至曹故言復者如從晉歸起奪晉之權以申王命也言歸者以王命通之王者無外雖在許可言歸也言復非以狄京師特狄晉以使之不得制其事而獨通王命也凡復皆言自此不言自者辟京師也

遂會諸侯圍許

遂據歸而會當言曹伯會繼事也言遂明實未歸國會溫天王說晉許曹伯歸附得會春秋言復以通王命言遂以起未復

二十有九年陳共公元年

春介葛盧來公不在來未見公故冬更來

介疑與白狄同異**國也**據言介人又言葛盧知非狄此與蕭叔來朝公相起介介蕭同爲附庸下云介人侵蕭是也二朝公皆不在一云朝公一云來**葛盧**未知君臣**微國之君**據微國無大夫蓋犁來之比**未爵者也**未爵故無五等之目傳以繒爲微國繒言子已受爵者此以介爲微國未受爵然則連帥以下與附庸同得稱微國也**其曰來**据犁來言朝本爲朝來**卑也**卑謂不能三十里不能行朝禮下於犁來與白狄等

疏卑謂卑國也卑與微異謂附庸與進夷狄未至於中國者能來則以微國待之不曰卑

公至自圍許圍許以後事致朝王所非本意故不致之

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劉子

說文公怠於政事翟泉之會不親至信衰誼闕如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戎狄內侵衞遷于帝邱

疏按稱人微者也晉侯不親主故微之也秦在蔡下亦外方也衞不在者元咺不敘也鄭許不敘者不服也齊在宋下齊以下大

夫也晉文圍許不服乃盟王人以求諸侯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多以大夫會之月者惡盟以其盟王人故不與以信詞

秋大雨雹 劉子說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爲冰雪之消亦冰解而雪散此其驗也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僖公末年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將至於弒君故陰脅陽之象見僖公不寤遂終專權後二十年弒子赤立宣公

冬介葛盧來 前來公未在故再來起介人侵蕭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劉子說晉侯信衰誼闕夷狄內侵 疏 言狄侵者起晉侯伯衰始於翟泉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衛不見公子公孫見瑕起其當國與公孫剽同因咺立之乃見非是不見 疏 衛世

家已而周爲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奔瑕左傳字子適系未詳按陳譔峯譜叔武子適子儀皆文公子成公弟

稱國以殺据逐君被殺疑有罪**罪累上也**据不去大夫衛侯歸不言自京師罪在上**以是爲訟君也**据衛君有罪訟而弗勝**衛侯在外**据下歸**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据甯喜陳乞目賊疑不當歸罪衛侯此周治殺之非衛侯自殺**待其殺而後入也**咺奉晉拒衛侯使殺之乃歸疏左傳衛侯使賂周歂治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

及公子瑕据瑕已立不應言及疏瑕世家以爲出奔記實也左傳以爲殺緣經言之奔而以殺科之如鄭段不言殺則爲二事不能言及也

公子瑕累也以咺主之則瑕從累文故奔而言及以從累文失道之人不復責以臣禮也**以尊及卑也**瑕本未命大夫咺因叔武已死援而立之已踰三年於咺有君臣之義春秋反以咺及瑕者据其始事言之咺

以臣詘君春秋所惡絕其君臣之文錄其
權勢所歸皆以扶陽抑陰尊君卑臣也

衛侯鄭歸於衛 公羊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按名者惡之歸易辭明咺殺而後入也

晉人秦人圍鄭 劉子說秦晉圍鄭以其無禮而貳於楚使燭之武說秦君圍乃解燭之武可號善謀矣一言存鄭而安秦鄭君不早用善謀所以削國也困而覺焉所以得存圍鄭者鄭從楚也劉子云翟泉不親至鄭遂叛故圍之也疏鄭世家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早死公怒溉逐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爲太子晉文公欲入蘭爲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姞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爲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而卒立子蘭爲太子兵乃罷去

介人侵蕭 介蕭皆附庸微國不專記事此記者一見例明十九國魯史雖附庸小國猶專記其事春秋非不記事此以筆削例也獨於此記者因上有二朝故記之春秋記事不問十九國惟此及狄滅溫滅邢梁亡四事而已稱人者人不如

名以好曰名以惡曰人因善惡以定名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下聘非禮三公尊又不可當行人故著言宰譏以尊使卑公猶不親往大夫如京師又不周乎如譏周以惡內也 疏 周公再見皆繫宰下出奔乃不言宰

天子之宰冢宰天子居喪攝政之官今已出喪猶言宰以尊使卑著其舊爲冢宰以明之行人大夫也 **通**

於四海春秋不言官天子三公齊晉在外周公在內統臨天下故言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劉子說大夫出疆不專命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 疏 此非實如也以遂事譏者緣經制義也以尊遂卑猶不可明無專制之道

以尊遂乎卑遂本因晉伯受命如晉中當越周境不可以不朝故如京師致其本意當以晉遂京師春秋卑不踰尊故主如京師而遂晉也 **此言不敢叛京師也**此爲內臣如晉之始至晉當過周若言如晉嫌使從京師過而不如京師是叛上也春秋謹始因其過周加以入文未見而言如以明不叛之義所以爲尊親諱也 疏

此與公伐秦上下一見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此分曹田惡事也何以書曹爲魯屬晉初爲伯得進退諸侯王制諸侯有功取於閒田以祿之其奪地者歸之閒田此如曹有罪魯有功晉奪曹地以爲閒田今又加之於魯以爲賞功之辭故地土出入經皆以田目之

疏濟西曹田前公追戎於濟西起其爲曹也言田者外取內邑言田外歸內邑亦言田此曹取內邑以前後言如晉若晉畀之

公子遂如晉再如晉拜曹田也且起上爲晉出也不再言如京師者已見不再見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劉子說信鬼神者失謀信日者失時夫賢賢周知能不時日而事利敬法令貴勢不卜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能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齋戒肥犧牲飭圭璧精祠祀而終不能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乃欲以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神明必違之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人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補道稽疑示有所承而不敢自專也非欲以顛倒

之惡而幸
安全之
夏四月不時也傳曰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疏郊春事也四卜入夏
爲不時四卜非禮也傳曰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
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免牲者傳曰全曰牲卜免牲免牲者吉則免不吉則否爲之
緇衣熏裳有司元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牲之禮免牛亦然傳曰傷曰牛其
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免牛也已牛矣其
尙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
免之不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
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
道據改卜也不言乃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疏亡乎人若曰不由人禮三卜不從則不郊卜不已至
四卜是其心急欲郊卜不得已而罷言乃譏其瀆於事天可已而不已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疏
郊尊而望卑郊卜而望不卜蓋從事也今既不郊尊者不行
則卑者可從止乃復三望譏其卑不從尊凡傳言猶皆可已

之辭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婦人既嫁不踰竟此譏來也再發傳者爲求婦起例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譏與外事也伯姬有夫則從夫無夫則從子專來求婦非禮也婦不言求言求譏之也當有媒妁不親求也且以譏娶母黨

疏此書求與蕩伯姬逆婦相起一見不再見

狄圍衛疏記狄禍晉伯衰也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劉子說晉侯衰弱戎狄內侵衛遷于帝丘疏地理志東郡濮陽下云衛成公自楚丘徙此故帝丘顓頊之墟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疏】不葬從楚與圍宋也陳蔡鄭三國皆不葬鄭世家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爲繆公

衞人侵狄【疏】狄有亂衞乃侵之言侵淺事也初遷都以避之此因難乃侵侵狄以求盟

秋衞人及狄盟【疏】不地者侵狄而盟盟在狄竟可知言及外狄也與狄和不侵伐者八年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疏】晉世家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

三十有三年晉襄公歡元年鄭繆公蘭元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傳曰秦伯將襲鄭又曰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不能守蓋秦本千里襲鄭國遇犒而止乃反師入滑滑【疏】秦本紀鄭人有賣鄭于秦曰我主其城門與鄭近晉與國也【疏】鄭可襲也三十三年春秦兵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兵至滑滑鄭販賣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

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遮秦兵于殽擊之大破秦軍

滑國也 入者內弗受責滑也不日惡秦者從下狄之見 疏 滑稱伯晉與國此滅也秦滅而不能有故以入目之月者卑國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此記齊國氏之始國高為齊上卿所謂天子之守春秋終始無大惡故經藉齊以見三卿之制國高與齊終始為二正卿下卿則歷見崔慶欒陳四姓以配之世世卿不譏國高譏崔氏者以崔亂而國高治也 疏 與齊通者晉伯衰也二伯強弱與此相起歸父國莊子父懿仲子國佐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劉子說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忘大衆春秋有其戒先軫是也先軫以秦不假道要結于殽大結怨構禍于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骨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言及者外姜戎也姜戎亦夷狄嫌其與晉同中國故外之

疏劉子云秦地

不言戰而言敗何也據外敗先言戰狄秦也據晉人敗狄於箕不言戰疏三傳於不見國風之國皆以爲夷狄以梁荊徐揚四州入于二南凡二南所轄之地皆以爲夷狄凡雍冀兗青豫五州則皆以見于國風謂之中國此春秋中分天下之大例也魯衞陳鄭爲內方伯在中國楚在荊吳在揚蔡遷於徐秦寓於梁此四者三傳皆爲夷狄職此故也秦所居乃王畿故都以爲狄狄就本封言之不就王畿言之此存西京開南服之大例也其狄之何也據韓不狄秦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滑進不能守不久留退敗其師徒師還敗于殽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此事不見於左傳當是入滑時事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因留守王畿初猶不待以狄自此以後春秋乃從梁州本封狄之疏必以爲自此始者圍鄭不言及與晉列數以後以晉及之秦伯將襲鄭劉子說秦人遣兵襲鄭不假道於晉班曰襲者行不假途掩人不備春秋傳曰秦伯將襲鄭入國掩人不備行不假塗人銜枚馬韁勒晝伏夜行爲

襲也諸侯入人家國宜告主人所以相尊敬防兼并也 百里子與蹇叔子加子者尊之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先爲之椁木已拱矣木已拱言其當早死也 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殽之巖唫公羊作嶔巖之下公羊又云是文王之所以避風雨者也我將尸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爲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公羊此下有弦高事與左傳同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匹馬倚輪無反者晉人者据人不敗師晉子也据師敗于人知非微者其曰人何也据襲無敗道微之也据人敗之**疏**不以子稱者二伯在喪不稱子所以異方伯也傳言晉子從在喪之稱以明釋殯耳經雖在喪不言子也何爲微之据狄秦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

班氏說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者禮也孔子曰周公伯禽則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則吾不知也禮金革不辟謂危事也晉子用先軫以小忿背殯從戎結怨于秦故深譏之

癸巳葬晉文公 疏 桓文同稱而春秋惡文蓋桓二十餘年積威養晦乃能服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屢盟數會遲暮始會宰周公文公一會而溫之事敏乎葵丘然功多而罪鉅事數而道僨召天王執諸侯亂人君臣之分務於大戰以爭功仁信非桓之比也

日葬危不得葬也 大國葬例日故大國日多有無時者桓文二伯春秋所貴備日所以美之傳以為危者以晉初記葬文禮待不純於伯故從次國說之以日為危也 疏 晉子釋殯而主戰晉秦相仇兵連數世不解楚因秦力愈強中國愈衰晉伯因以不振禍積於微故深危之

狄侵齊 因晉有喪事 疏 再言侵齊齊亦弱也

公伐邾取訾樓 以報升陘 疏 伐取不貶者直書而罪惡見故亦不日也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疏】此專兵也故釀弒禍大夫之專皆僖之過也君取而臣又伐惡亟也

晉人敗狄于箕 箕晉地此狄伐晉左傳八月戊子晉侯敗狄於箕郤缺獲白狄子此蓋白狄也【疏】不言戰中國敗夷狄不言戰同內辭也

冬十月公如齊【疏】月如危往也晉侯新卒改事齊有危道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月致危致也下接公薨不忍蒙猶隱之之詞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左薨于小寢卽安也

小寢非正也

隕霜不殺草 劉子說今十月周十二月于易五爲天位爲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爲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者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專權三桓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後皆將爲亂矣文公不寤其後遂殺子赤三家逐昭公又隕霜不殺草爲嗣君失秉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爲

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殺穀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

未可殺而殺舉重也爲殺菽發傳可殺而不殺舉輕也韓非子說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一月隕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疏攷異郵云僖公卽位隕霜不殺草臣威強也李梅冬實李大樹比草爲貴是君不能伐也定公卽位隕霜不殺菽菽者稼最強季氏之萌

李梅實劉子說周十有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先華而後實不書華舉重者也陰成陽事象臣專君作威福一曰冬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故冬華華者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於實則成矣是時僖公死公子遂專權文公不寤後有子赤之變一曰君舒緩甚奧氣不藏則華實復生也

實之爲言猶實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疏陳鄭皆貳於晉者今從晉伐許以起晉襄繼伯也言人大夫也不出名氏者權

猶在諸侯也文以後乃
出名氏大夫專兵也

補疏 春秋編年歷桓定哀四公分二十九年共五十八年莊僖襄昭各三十二年倍全卦之數共一百二十八年共中閒文宣成三箇十八年共五十四年共成二百四十年惟多閔公二年耳

重訂穀梁春秋經傳古義疏卷四終

華陽林思進覆斠

渭南嚴式誨斠鐫